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四六叢話

附選詩叢話

(一)

孫梅輯

務印書館發行



話叢六四

話叢詩選附

(一)

輯 梅 孫

書叢本學國

序

余齊年友烏程松友孫公輯四六叢話三十三卷選二卷騷一卷賦二卷制勅詔冊四卷表三卷章疏一卷啓二卷頌一卷書一卷碑誌一卷判一卷序記論各一卷銘箴贊一卷檄露布一卷祭誄一卷雜文一卷談諧總論二卷作家五卷刺取浩博積數十年始成蓋自宋王性之謝景思而後爲話四六者作沃焦歸墟矣四六文競尚六朝體凡數變惟陸宣公擅厥朗暢暨乎歐蘇文質兼勝殆稱絕軌然論者必宗徐庾詞繁意晦見蝨輕薄或恥雕蟲遂使奇偶自然跡別涇渭則毛舉皮傅之見非允論也唐初四傑特推子安萬古江流杜陵頹首乃華蓋太甲一行未詳紫電青霜新都偶拾雖云佚闕抑亦文勝矣夫文貴內心藻飾居次隸事比屬銖兩不爽兼以氣盛物浮金石和叶蔚成體製居然手筆蹊步儉腹敢曰克勝又若吃吃語重參伍錯見則自古在昔之句吉日辰良之辭幾同口實曷以意愜松友上溯選騷下迄宋元薈括百家標舉一是其言曰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匪第爲儻體說法凡抽思弄翰者悉受範焉竊嘗譬諸畫師界畫分刾必工書家真楷九宮爲最以視解衣槃礴龍跳虎臥難易不分工力相亞倘必強作軒輊斯僞也已時余采風江上松友適分守鳩江出是編屬爲校定長夏藉以消暑茲將于役皖山因綴所見以質之他日剖劂既成固燕許所共賞者也乾隆庚戌秋七月錫山秦潮跋

後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夫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璪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穢穢。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翻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也。周末諸子。奮興百家。竝駕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圍範矣。洎夫賈生枚叔。竝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繡帨。擬經者雖改脩塗。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也。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沖、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尚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并具才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勒選六代。範此

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竝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竝掞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儼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簗業呈其樸繫。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竝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寢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躍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阨笙鏞。聽鑿鉉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竝升荀孟之堂。核其敍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疎。實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柝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隲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真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祕。王銓選話。惟紀兩宋。謝伋談麈。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況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儼。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

期卽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圍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乾隆五十三年受業儀徵阮元謹序

程序

四六之文世謂創自六朝非篤論也易大傳曰坤爲文坤偶象也文之有偶其卽坤之取象乎在書滿招損謙受益在詩觀閱旣多受悔不少諸如此類謂非四六之濫觴耶雕龍所引孔子繫易四德句句相衡龍虎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宛轉相承日月往來隔行懸合凡後世駢體對法莫不肇於斯在漢鄒陽谷永爲文多用俳偶而齊梁踵事增華遂成一體要亦造化自然之文章因時而顯有非人力所能與者俗儒執韓子文起八代之衰遂謂四六不逮古遠甚不知國家制策表箋有必不能廢此體者卽如柳歐蘇王文與韓埒其集中四六典麗雄偉何嘗不與古文竝傳甚矣夏蟲不足以語冰也第四六之興不一代矣四六之作又不一體矣自來選者或合一代之作或聚一體之文從未有體裁悉備提要鉤元集諸家之論說而成四六之大觀者此孫夫子四六叢話所由作也夫子爲世名宿鄉會制義久傳播士林而尤邃於古學自爲中翰以迄分守鳩江雖嚴寒酷暑手執一編偶有所得卽振筆書之嘗謂呆曰予於此書數十年心血矣呆性魯鈍而記誦復善忘童時讀經傳外專攻舉業及從畏葢先伯祖遊又時聞同鄉趙易門前輩緒論亦略涉四六之藩籬今年夏夫子取叢話重加校正將以壽世呆喜是書之必傳也因追述向日師友之提命約略數條妄書於後卽以就正夫子竝質宇內之留心四六者乾隆己酉孟秋月受業休寧程呆謹識

四六盛於六朝庾徐推爲首出其時法律尚疏精華特渾譬諸漢京之文盛唐之詩元氣瀰淪有非後

世所能造其域者。唐興以來，體備法嚴，然格亦未免少降矣。前如燕許，稱大手筆。嗣如王、楊、盧、駱，稱四傑。今卽其集博覽之所以擅名一代者，不尙可尋其緒乎？宋自廬陵眉山以散行之氣，運對偶之文，在駢體中另出機杼，而組織經傳，陶冶成句，實足跨越前人。要之兩端不容偏廢也。由唐以前可以徵學殖，由宋以後可以見才思。苟兼綜而有得焉，自克樹幟於文壇。四六主對，對不可以不工，雕龍所論言對、事對、反對、正對，盡之矣。至謂言對易，事對難，反對優，正對劣，其所謂難者，若古二十四考中書三十年宰輔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室離宮三十六之類，比事皆成絕對，故難也。近時繙類書舉故事，往往一意衍至數十句，不惟難者不見其難，亦且劣者彌形其劣。孫夫子於總論篇中有以意爲主之說，學駢體者不可無別裁之識。

按四六對法，一句相對者爲單對，兩句相對者爲偶對。一篇中須以單偶參用，方見流宕之致，更有長偶對。若蘇軾乞常州居住表，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盛，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之類是也。反對正對之外，有借對。若駱賓王冒雨尋符序，白帝徂秋，黃金勝友之類是也。有巧對。若賓王上司列太常啓，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之類是也。有虛實對。若柳宗元爲裴中丞賀東平表，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盆之泰，之類是也。有流水對。若歐陽修謝賜漢書表，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盛，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之類是也。有各句自對。若王勃膝王閣序，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之類是也。要使百鍊千錘，句斟字酌，閱之有璧合珠聯之采，讀之有敲金戛玉之聲，乃爲能手。

四六中以言對者。惟宋人采用經傳子史成句爲最上乘。卽元明諸名公表啓亦多尙此體。非胸有卷軸。不能取之左右逢原也。以事對者。尙典切忌冗雜。尙清新忌陳腐。否則陳陳相因。移此儻彼。但記數十篇通套文字。便可取用不窮。況每類皆有熟爛故事。俗筆伸紙。便爾擇捨。令人對之欲嘔。然又非必舍康莊而求僻遠也。要在運筆有法。或融其字面。或易其稱名。或巧其屬對。則舊者新之。頓覺別開壁壘。莊子所云腐臭化爲神奇也。

四六序事之法。有挨序格。若一事自始至終。一人自少至老。遞詳其實是也。有類序格。若德行文章勳業。以及世望後裔。各標其目是也。有分序格。若雙壽之夫妻。聯芳之兄弟。以及累葉親賢同堂友哲。各揚其美是也。有合序格。若前項諸類。而以錯綜分配舉之是也。其篇法有直起直收格。有前冒後束格。有分柱提應格。其變更有整散相間格。要之格雖殊塗。而鍊意鍊詞悉歸一律。至於通篇句法。平仄相衡。與律詩律賦同體。唐以前不盡然者。法未備也。唐以後間有不然者。如律詩中之拗句也。不得沿以爲例。偶對上下句一事相承。或有各用故事者。必須意義聯貫。不得良限貽譏。他若論事。則頌不忘規。贊人則擬必於倫立言體裁。尤以獻諛爲戒。凡此數條。皆恩人之一得。原不敢見笑方家。今因叢話妄呈簡末。世之讀孫夫子是書者。必以呆爲弄斧於大匠之門矣。

白序

竊惟芍藥調芳，侯鯖最美。蘭苕鋪緝，戲翠彌鮮。玉樹青葱，以羅生而擢秀。雲櫨戢晉，乃叢倚而呈材。五都則瓊寶盈眸，九奏則鏗鏘動魄。覽女牀而識異，鳳舞鸞歌，夢闔闔其如迷。門千戶萬，緯蕭狎浪，難尋驪領之珠。按樂披圖，莫辨霓裳之序。塵埃野馬，鼓生物以含和。春草雞翹，分天章而奪麗。是以通才名世，哲士知言。沿源委而轉益，多師無間。津者貽話，言而流傳，滋永克紬繹之。且夫體包衆善，誰窺作者之心。道重三端，孰竝文人之舌。說劍侈鍔鐸之旨，斲輪恣椎鑿之談。枕籍論衡，尤工名理。瀾翻世說，更善清言。若乃馳驟詞場，佃漁藝苑。杜陵尊酒，摩詰杯茗。志林緣瓊海之遊，筆記自玉堂之直。迂夫漫叟，亦有篇題，攬轡歸田，非無著錄。嫣然一笑，託微意於美人。穆如清風，徹中聲於羣雅。春雲作態，長憶水曹良玉。生烟獨傳，表聖宛陵翁之詩格。繡譜金針，滄浪子之宗風。鏡花水月，總龜已拾其彩。苕漁更擷其蘅，蕪夫四六者，詞賦之菁英。文章之鼓吹也。碌碌非匿瑕之質，纍纍多復貫之姿。驗始平之銅音，參秬黍拭華陰之土。艷發芙蕖，墨數升以淋漓。卷五千而撐拄，相推相衍，遞出新奇。一咏一吟，都成故實。潮回胥母，不無取於雄豪。琴奏雍門，更欲窮夫幽渺。偏傍刊誤，寫漆簡以經三奧。邃開蒙讀，南華於第二量。才情於十倍，較長短於一分。蒸成菌以非虛，獺祭魚而不有六銖。無縫幾許裁成，九曲穿珍。一回拈出，窑窓而芳苞盈掬。玲瓏則獨繭抽絲，然而蒼萃斯難。檢尋未易，謝景思麤成卷軸。空復犀揮王性，之微得端倪。何能貂續梅爰，垂髫卽思染翰。曾是學焉相近，敢云寸有所長。先大父潛村府君手付，縹緲家傳矩矱及寄蹤裏國坦腹。

清河外舅寶田先生亦往往折衷時時發箇兩度翠華獻賦十年青瑣趨朝和聲乏鳴盛之才珥筆踵羣公之後己丑座主爲嘉定曹習菴先生蓋代龍門沿聞麟閣辱品題於月旦與考訂于丹鉛自佐郡江城于役都下每復從容請益邂逅開襟謂古來駢儻之文多前輩陽秋之論妄欲倣本事之體成一家之言先生如月印川固無隱爾若金在冶屢歎起予盡繙插架之籤俾繼焚膏之晷並期重見爲敍三都梅感知己於寸心憶前言之在耳三餘罔輶六稔相仍寒暑乖違音塵契闊而先生乘輶南海撤瑟秋風問舊館其荒涼求遺文而零落當削稿方新之際已宿草沾灑之餘就正無因怊悵自失蘇長公湖山獨往慨六一之云亡蔡九峯書傳既成屬考亭之下世所冀層淵鬱沸聞歌而尙赴心期一瓣氤氳展卷而若存寤寐云爾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上浣烏程孫梅序

四六叢話凡例

一四六之命何自昉乎古人有韻謂之文無韻謂之筆梁時沈詩任筆劉氏三筆六詩是也駢儼肇自晉晉厥後有齊梁體宮體徐庾體工綺遞增猶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選學宋目爲詞學而章奏之學則令狐楚以授義山別爲專門今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駢四儼六錦心繡口又在其前辭學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大約始於制誥沿及表啓也

一陸機文賦區分十體魏晉前其流未廣西山真氏以四體撰文章正宗亦僅挈其綱若乃辨體正名條分縷析則文選序及文心雕龍所列俱不下四十而雕龍以對問七發連珠三者入於雜文雖創例亦其宜也唐設宏詞科試目有十二體則皆應用之文今自選騷外分合之爲體十八亦就援引考據所及而存之其章疏與表分而爲二者以宣公奏議之類不可入表故也碑誌與銘分爲二者碑用者廣誌專納墓而銘則遇物能名各有攸當其餘悉入雜文又列談諧皆雕龍例也

一選實駢儼之淵府騷乃詞賦之羽翼杜少陵云熟精文選理王孝伯云熟讀離騷便成名士是知六朝唐人詞筆迥絕者無不以選騷爲命脈也是編以二者建爲篇首欲志今體者探本窮源旁搜遠紹之意

一文選楚詞及賦三種專門名家不下數十百種寒家藏書鮮少無由徧窺管見淺渺挂漏多矣第就所見纂存其間考訂發明亦復粲然可觀以云舉隅豈存見少

一各體文有正史內載全篇者竝不錄以是編取諸叢話非選集也其說部內間值全篇則錄之以徵逸也

一凡一條內涉數體者不復分析亦更不重見亦有互見者其文義稍殊則並存之

一作家姓氏爵里稍引史傳附以論斷見知人論世之義文選楚詞及賦家俱以尤著者載於篇唐宋元四六家尤多亦不備載惟大作手有專集存者罔遺焉餘則各附本條下不重見失考者闕之

一四六至南宋之末菁華已竭元朝作者寥寥僅沿餘波至明代經義興而聲偶不講其時所用書啓表聯多門面習套無復作家風韻聖朝文治聿興己未丙辰兩舉大科秀才詞賢先後輩出迥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長者自彭羨門尤悔菴陳迦陵諸先生後迄今指不勝屈但各家俱有專集而膾炙腴詞激揚緒論若侯芭桓譚之流猶有待焉且蒙管見不多尤虞遺漏故此編所錄姑就宋元以往聊備遺忘餘俟續輯庶爲大觀

一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書於前代文集存佚評鑒無不詳備集千古之大成樹藝林之標準是編於作家諸卷謹悉恭錄蓋蠡測麤飲之義取資無盡云至近人著述並不登入以是編所錄作家訖於宋元故也

四六叢話目錄

卷一

選一

卷二

選一

卷三

騷二

卷四

賦三

卷五

賦三

卷六

制勅詔冊四

卷七

制勅詔冊四

四六叢話

目錄

卷八

制勅詔冊四

卷九

制勅詔冊四

卷十

表五

卷十一

表五

卷十二

表五

卷十三

章疏六

卷十四

啓七

卷二十三

銘箴贊十五

卷二十四

檄露布十六

卷二十五

祭誄十七

卷二十六

雜文十八

卷二十七

談諧十九

卷二十八

總論二十

卷二十九

總論二十

卷二十一

序十二

記十三

卷二十二

論十四

卷十五

啓七

卷十六

頌八

卷十七

書九

卷十八

碑誌十

卷十九

判十一

卷二十

序十二

卷二十一

記十三

卷二十二

論十四

作家二

文選家

作家一

楚詞家

卷三十

作家三

賦家

卷三十一

作家四

三國六朝諸家

卷三十二

作家五

唐四六諸家

卷三十三

作家六

宋四六諸家

作家七

元四六諸家

四六叢話卷一

清 烏程孫 梅輯

選二

文之爲言合天人以炳耀選之爲道從精義以入神選而不文非他山之瑜瑾文而非選豈麗製之淵林若乃懸衡百代揚搉羣言進退師於一心總持及乎千載吾於昭明氏見之矣夫一言以知釁蔑知人難矣未若知言之難也後世必有子雲知言難矣未若知文之尤難也更二難以課最包載籍以爲程著述以來僅有斯作夫陶冶墳素者本於學筦攝人文者係乎才南華非出僻書左史焉知問遠少見多怪膚受淺中學不博者固未足以論文又或識鮮通變質本下中辨鼎得贗買璞誤鼠才不高者亦無以枋選同時俊彥希望苑於青冥千古斯文感高樓之風雨揆厥所長大體有五曰通識五經紛綸而通釋訓詁者有爾雅諸史牋蠻而通述紀傳者有史記選之爲書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餘年間藝文備矣質文升降之故風雅正變之由雲閒日下接迹於簡編漢妾楚臣連衡於辭翰其長一也曰博綜自昔文家尤多派別文志表江左之盛典論詮鄰下之賢選之所收或人登一二首或集載數十篇詩筆不必兼長淄澑不必盡合詠懷擬古以富有爭奇元虛簡棲以單行示貴其長二也曰辨體風水遭而斐亹作心聲發而典要存敬禮工爲小文長卿長於典冊體之不

圖文於何有分區別類。旣備之於篇溯委窮源復辨之於序。勿爲翰林主人所嗤。匪供兔園冊子之用。其長三也。曰伐材。文字英華散在四部。窺豹則已陋。祭獺則無工。惟沈博絕麗之文。多左右采獲之助。王孫驛使雅故相仍。天雞蹲鴟續紛入用。是猶陸海探珍。鄧林擷秀也。其長四也。曰鎔範。文筆之富浩如淵海。斷制之精。運於鑪錘。使漢京以往。弭抑而受裁。正始以還。激昂而競響。雖禊序不收。少卿僞作。各有指歸。非爲謬妄。謂小兒強解事。此論未公。變學究爲秀才。其功實倍。其長五也。有唐而後。家置一編。杜陵有言。熟精斯理。引伸觸類。門戶滋多。孟利貞卜長富。撰續文選若干卷。卜隱之撰擬文選若干卷。齊晉列附庸之盟。規矩存高曾之舊。又姚鉉文粹。呂祖謙文鑑。茲非其支流遺裔歟。此廣續家也。李善廣釋事類。子邕別標義蘊。五臣又爲輯注。合善本爲六臣注。援毛鄭蟲魚之勤。達向郭筌蹄之表。固屬蕭氏之功臣。抑亦百家之肴饌。此注釋家也。監庫鏤板而後景文手寫之餘。發哲匠之巧心。係前修之緒論。丹鉛所在。不可廢也。此評論家也。余旣有叢話之役。以爲四六者應用之文章。文選者駢體之統紀。選學不亡。則詞宗輩出。名川三百。譬穴導以先河。靈芝九莖。及青春而晞露。摭拾陳編。建爲篇首。攷金臺之遺址。辨玉樹之殊名。徵驕虞之名官。識擊壤之應樂。談柄方升。咫聞非渺。敍選第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困學紀聞

也。同上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閒猶黃閒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闕。非俞同上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元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臯謂嵇康爲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揚州刺史治壽春亦非廣陵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同上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爲誤。若璩案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韵瓊玉名皆不與說文同

文選安陸王碑云。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弈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弈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同上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案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騁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同上

案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有說齋集。

周公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卽九紀也。

同上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卽行七步。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考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爲此說。

同上

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詞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筆記

李格非善論文章，常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

冷齋夜話

嘗觀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蟹鼈鼈。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蟹形似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蟹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蟹。

游宦紀聞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

困學紀聞

陸士龍答張士然詩通波激枉渚，五臣注：枉渚是今曲池之義。楚辭九章云：發枉渚。又小澘曰：枉渚。郭璞江賦曰：因岐成渚。注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因曲成渚。此又岐渚也。

覽乘

戴安道就范宣學。

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惟獨好畫。范以

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世說。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尙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篇存之。仍題元注人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別旣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移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况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參校。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鼴灸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臚胎鰻。因注詩曰。庖鼴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鼴爲庖鼴。以就毛詩之句。又子

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塞塞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塞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入寒爲塞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庖塞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翩對恍惚則獨改翩翩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氏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不知犯諱豈惟矛盾而已哉

資暇集

蕭該漢書音義招搖泰壹顏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作臯楔臯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臯搖

筆記

儲胥弩陸該引三蒼因山谷爲牛馬圉謂之陸黃圖云弩陸在上林苑外灑沈蓄呀壑瀆該按灑沈蓄而呀壑瀆兮呀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啾啾踰踰入西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踰踰騰驤貌該說啾舊亦作愁韋昭音裁梟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爲據云稽頬樹頬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按韋本作梨頬樹頬梨頬頬掘地樹頬頬觸地也今作稽頬傳寫誤耳

同上

賈誼宋玉賦天成自然張華鵠鶡賦亦佳妙

樂城遺言

金虎二字所用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惡若虎此卒以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

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耀。金虎習質。甘石星經曰。是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火昴。金火相薄。主兵。西漢叢語

芫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其根曰蜀桑其華可以爲藥芫字或作杵爾雅杵魚毒郭璞解云大木生南方皮厚汁赤堪藏卵果此說誤耳其生南方用藏卵果者自別一杵木乃左思吳都賦所云縣杵柂櫨者耳非毒魚之杵也。急就篇注

觚者學書之牘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班固兩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同上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尙帶酸張嘉甫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檸枇杷櫟柿亭柰厚朴盧橘果枇杷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坡笑曰意不欲耳。冷齋夜話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齋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齊。西漢叢語

潘岳秋興賦云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五臣注云彪髮下垂貌說文云白黑髮雜也李善注云彪作彫音方料切。同上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尙

耶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塵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耶帝附掌竟日本事詩歷代宮室中有謬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謬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謬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夢溪筆談

司馬相如上林賦敍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灑滌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泰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澗灌三江而澗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於震澤後爲北江而入於海此皆未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於海何緣入於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非入於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同上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邁使易持李善注謂邁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邁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笛但裁一邁五音皆具當邁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同上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則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

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法言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爲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是也。

春渚記聞

多祇二字通用。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一本多作祇。余固疑之後。觀服虔解左氏傳。祇見疏也。云晉宋杜本。祇字皆作多。又張衡西京賦云。炙庖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

案文選西京賦作清酤。敍注廣雅曰。多也。此卽引爲多字恐誤。

何晏景福殿

賦曰。艳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二多字如此押。益知多祇二字古通用無疑。

甕牖閒評

潘岳作西征賦。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豈不爲錯誤耶。

同上

司馬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注云。蘭卽今澤蘭。別是一種花。非蘭也。此乃不曾親見。妄意而言之耳。此物余鄉有之。故知其言之失。嵇康養生論。并博物志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自古以爲二花。今沈存中忘懷錄。種合歡法下注云。萱草也。謂合歡卽萱草。存中之言誤矣。存中不獨於此誤。其於蕙。乃云今俗謂之鈴鈴香。亦非也。蕙別是一種花。黃太史謂一幹而六七花者。余鄉有之。豈是鈴鈴香也。

同上

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皆爲文造情耳。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

梅聖俞云舍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

歲寒堂詩話

揜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柟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柟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蘺蘿蕪揭車囊荷蓀若蘋茅之類自是侈詞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容齋續筆

荀子仲尼之狀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楊倞註俱蒙茸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俱爲二物俱音欺韻略無此字有魑字類楊倞說非。

希通錄

簍竹筍其竹實中筍屬見吳都賦中筍堅大可食筍筍筍筍並見吳都賦吳越有之筍可食。

筍譜

張平子作南都賦述南陽光武舊都也云春卯夏筍秋韭冬菁。

同上

左太冲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繁結注苞謂筍苞皮抽節謂長也。

同上

潘岳閒居賦云青筍紫薹按筍不過縹綠賦言青筍今は處竹萌多作青綠色非青碧色也。

同上

史記黔布傳常爲軍鋒索隱云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齒簿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呂延濟曰橫行不如簿齒簿也又云鼓嚴簿孟康曰簿齒也李善曰言擊嚴鼓簿齒之中則是或曰簿齒或曰簿又簿部亦通用也景德中王欽若進齒簿記石林燕語

成公綏嘯賦曰匱蹙勞曹卽今之繆亂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鼠璞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人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黎爲匣

誠齋雜記

比目魚一名鰣

榻

一名鱸。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介亦作鯀。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

北戶錄

鄭惟忠，中宗朝拜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可驟革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事遂不行。

大唐新語

沔又東逕方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臯之曲。漢臯卽方山之異名也。

水經注

庾登之傳。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嘗於晦坐誦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

南史

建章宮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鳳爲赤眉壞之。西京賦云：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也。

三輔舊事

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楣而捷獵是也。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制度上應星宿。吳都賦云：崇臨海之崔嵬，飾赤鳥之煒蔚是也。

建康宮殿簿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親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爇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駘背死，勞生害物翠眉須也。龍眼惟閩中及南越有之。太沖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責土物之貢。至於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言臨武長唐羌也。

涪翁雜說

橙橘屬也。棖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甘橙檉。玉藻曰：君入門上介拂棖。檉音太蔟之蔟。武陵有一種小橘名檉。疑卽今之金橘。今人書凳爲橙。非是。同上

二京賦天命不諭疇敢以渝。

今文選作不酒。

杜預注左傳以諭爲疑。今劉良以諭爲善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

蓋天啓其心。人惎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云：超殊棖。擣飛鼯。薛綜曰：擣，捐取之也。李善曰：擣，大結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謂之擣竹。或是此字。賦又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薛綜曰：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敬齋古今對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晏。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爲後宮或行於茵。或載於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轡之上。如應劭之說。於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轡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同上

左思三都賦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又云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爲所著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在序如此。然自今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於蜀都則云試水客。原本輕舟。娉江妃與神遊。又云吹洞簫發

櫂謳感鱣魚動陽侯此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何所異至於談吳都之壯一作賦則云巨鼈屬最首

冠靈山大鵬續翻翼若垂天雖詞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貸亦其秉筆之際遐探雄擢偶忘己之所稱也方之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矣乎同上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獐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獐治曰山海經曰獐見人則笑而賦言獐子長嘯當是常笑而作長嘯者版本錯同上

班固兩都賦序云臯陶謨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按魯頌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班固何得以與臯陶爲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承揚雄之誤也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商頌那序曰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吉甫固作頌者若正考父但爲得頌之人奚斯則但爲頌中所稱之人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晞者爲晞何事乎此雖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正考父所作雄旣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詩之人也同上

揚雄傳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

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一曰從法駕也

在屬車閒豹尾中

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

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也麗偶也又言屏玉女却

處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漢書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晉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子無他義不必發音亦不必下注。敬齋古今對

舊傳王羲之蘭亭修禊引用絲竹管絃字故不入文選殊不知西漢張禹傳嘗用此四字矣。羲之用祖此而劉原父注亦云絲竹管絃物二等爾。於文爲駢。臆乘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蓍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戛擊鳴球載於禹謨是也。孔氏雜說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日時也。同上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牒真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爲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爲可喜也。學齊佔畢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筆記

余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

同上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

泣孔某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勣京師云同上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絲竹管絃爲病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故可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尙多何特此序耶三柳軒雜識

文選言擔石之儲先儒謂齊人名小瞿爲擔又謂江淮之人以一石之重爲擔奈竊以一石之重者爲當理談撰

孔安國尙書序言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爲隸書古爲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讀誦近有善隸者輒自謂所書爲隸古真可笑也老學庵筆記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徵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荊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同上

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同上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晚年賦秋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貴耳集

杜子美云續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

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於議論。而欠宏麗。故雖揚雄亦薄之。云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非哉。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也。歲寒堂詩話

文選應休璉書注。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曰巢父。澗泉日記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傅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書所云。則其小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章之美。出文選五臣注中張銑語。則旣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無所統耳。同上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注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同上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閒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閒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余以東坡爲強生事。同上

開元間。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於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爲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自不當參舉。夷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者。辭劄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攬心。余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攬心。而不知五臣之競

擾也 同上

宋玉九辨詞云：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容齋續筆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爲易名。然則謚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諭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惟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其語可謂奇矣。容齋三筆

以驕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圉驕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驕、文王圉名。虞、虞人之官。以鬪之。漢儒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驕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驕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驕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驕爲圉。則又穿鑿考之傳。驕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驕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驕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驕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歎美之。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於沛必招虞人。驕虞並稱於經旨。無礙鼠璞

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頗疑導官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粗考其耗損而供。然漢導字下從寸。唐導字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穧。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舅張文林。相笑云。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穧一莖六穗。

于包注云。穀擇也。一莖六穗。謂加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穀。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

包文選 嫩真
作庖子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少其倫比。或曰。絲卽是絃。竹卽是管。今疊四字故遺之。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出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誤耳。同上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謂督勳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

謂督不忘。卽微子之命日篤不忘也。困學紀聞

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爲察。非也。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亦用韋說。同上

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元遠。率根於理。讀之想見當時之風致。

野客叢書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貲于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請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宛舌。同上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苟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日當爲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爲盡善。按漢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爲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爲丞相哉。善蓋引東觀記之謬耳。同上

四六叢話卷二

選一二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傳賦鵬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鶻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鶻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鶻爲冠號。鶻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謾事之顯於趙。野客叢書。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又考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同上

東京賦。淵游龜鰐。郭璞謂靈鰐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尤字林。大龜似鴟。不知似鴟二字。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胃鳴者。鰐蓋胃鳴之屬。同上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云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卽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子賦云房陵縹李李善文選注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游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註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謬如此 同上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所謂痺者今俗云剗聲也 故音鮮出 翟鼓錄兩絃之間遠則有剗故曰間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鵠雞游絃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耳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五臣旣陋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 同上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注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俗本巡誤逃潘安仁西征賦曰遁逃以奔竄誤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不可謂安仁之誤也 同上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城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于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僞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麯釐麯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藜薛君曰藜大麥也毛傳之說未可以爲非同上

輪人注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卽上林賦紛容箭蓼同上

李善精于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若璩按主司爲張佖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若璩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于蕭傳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于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舊唐書儒學傳初江同上

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于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揚子雲作符命顯是隱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者乃爲曲說欲以救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爲不忠也時人爲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願投閣清淨願爲符命耶譏其反道敗德身爲亂階而盜寂寞之名耳寓簡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偃震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礮雨散剛瘅音亶必熑煌火

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梢所交切魑魅斷猶葵聿切狂斬蛟自危切蛇免斯切腦方良囚耕

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與罔象殪

煙祭切

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懼况魃

岐靈音

與畢方度

朔作梗

哽

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

七刀切

索葦目察區陬

祖婁切

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諱此文雖多

物彪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巽作內中大讎文

云云

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同上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津南詩話

東坡酷愛歸去來詞旣次其韻又衍爲七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同上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郭璞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即此橘也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猗覺寮雜記

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嬪娟碧鮮靜蕭槭寒籜。聚蘚字從別本。蓋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嬪娟碧鮮皆竹也。尤謬。非釋者謬。興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乃以爲碧蘚兒童之見也。舍舊集而從別本何也。五代扈蒙作碧鮮賦得名。嬪娟美貌。以言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爲蘚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蔭修竹之嬪娟。注云。嬪娟美貌。同上

爲文用偏旁字。顏延年白馬賦。秀駢齊子。潘安仁射雉賦。張衡舞賦。並有彳子二字。彳丑亦切。子丑錄切。韓詩刻畫架崖。今人不敢用。同上

子雲長楊羽獵賦。模仿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蜀有相如作賦甚閑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爲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異。爲雄戲言是已。雄鄙賦不作可也。既作之又不以爲是何耶。同上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所作。子夏所作見文選考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又隋經籍志初毛公作詩序。衛宏益之。乃知子由亦有所本。王介甫答韓求仁書。則云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熟講之。不當疑其失。荆公亦不知爲衛宏作也。退之謂子夏不序詩。漢之學者藉之。子夏是也。同上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鶠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鶠失素。是未盡識鶠也。同上

劉義慶爲荊州刺史。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序。以述皇代之

美金樓子

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卽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時好事者便謂少陵此兩句嘗治鄭虔妻瘡疾良可笑也

憑淵靜語

海物異名云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土肉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蜈蚣而櫈楯曰蝦公

侯鯖錄

左太冲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耳俞益期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野客叢書

案西溪叢語引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作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世率以板輿爲奉母故事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祇者是梁韋叢以板輿自載督厲三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同上

世說云彈棋起於魏室粧盒戲也典論云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不起於魏室明矣

酉陽雜俎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他過自高祖爲沛公時爲太僕又事惠帝呂后訖文帝時只爲太僕揚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珩璜新論

孔融薦禰衡以爲淑質貞亮英才卓跞志懷霜雪疾惡若讐任達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操怒送與劉表劉表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凰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余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答齋三筆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卽此也其竹圓緻異於餘處自伶倫采竹嶺谷其後唯此簫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採之。

丹陽記

世稱芥蒂或芥蒂往往字音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睚眦薑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子虛賦注曰芥蒂刺鯁也薑與蒂同郭象莊子注亦云薑芥。

膽乘
太牢者謂牛羊豕其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野客叢書

劉棻嘗從揚雄學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

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

同上

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亦非甘泉宮事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鄒虞庾儼傅巽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意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耶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

同上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尤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簾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余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來辭云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間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於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捫蝨新話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余亦謂國朝

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同上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文選案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注非是。東觀餘論

西溪叢語

梁昭明淵明集敍曰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爲媒麴爲蘖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爲餌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別有據抑以意自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譖焉避之者蝎音遏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避暑錄話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同上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颺慄若探湯願思爲筦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西溪叢語

眉人王慶長辯蜀都賦蓋不專爲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諛晉之罪真有功於名教也鶴山題跋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案張平子東平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注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于此碑也。困學記聞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詳列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

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雜記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同上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遺憂累焉

同上

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

東觀餘論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遂一作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

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西溪叢語

案文選舊本玉字訛作王文意不屬一經改正頓覺明快沈存中續筆談詳剖其故而詞較冗故不錄杜甫洗兵馬左太冲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

同上

上林賦云仁頻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杜邑記云葉如甘蕉頻音賓吳普本草云一名檳門

同上

上林賦蜚鷗史記作蠟漢書作鷗郭璞音誅神農本草作鼴鼠音鼴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

爾雅鼴鼠一名夷田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竈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鼴鼠是鼴鼠

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

同上

後漢崔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彫非虎非熊然六韜及史記本是虎字唐人多作非熊蓋虎字乃唐高祖諱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雜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若夫李善注文選其於賓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於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其實非史記六韜之文特彷彿記憶而爲之注爾

攷古質疑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簿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羣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嚴卽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爲辦裝因諱而改恐難例論

鼠璞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鯊鱠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已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田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益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

避暑錄話

吳都賦云蛟鱠琵琶註云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豈今所謂鯢魚者乎

鰐臘閒評

宋書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轄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施銅貫其中東京賦曰重轂貳轄疏轂飛轄飛轄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轄也 困學紀聞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若璩案秦孝公
亦非春秋時 同上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案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

翠音

班婕妤賦紛絳綺兮紈素聲其義一也

以鮮明爲翠乃古語 同上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崔譏云鵬音鳳 同上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同上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卽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旣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于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玉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幘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頶薄怒以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

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于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嬃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嬃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容齋三筆

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李善乃注孟爲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爲孟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第以爲已識此義又無稽也

同上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絲任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于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高下垂之于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鎮之繫絕于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註諸家皆不引證惟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案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卽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于世今讀其文略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

同上

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上父母亦可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

孔氏雜說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宏文館學士撰文選音義十卷

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元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葛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大唐新語

孫奭敦守儒學判國子監庫舊有五臣注文選鏤板奭建白內于三館崇本抑末多此類也。儒林公議

案宣公移監庫文選鏤板於三館於義當矣非欲廢選學也使四門之士競慕文選則不免浮薄使三館之士不習文選又豈羣雅之材哉。

水經注漢水又東逕鼈流而鯨灘鯨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卽之雲昏者也。困學紀聞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卽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同上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同上

阮籍見張華鶴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于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鶴賦本意。東坡志林

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嶮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水經注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瓊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都賦度曲未終之語爲證師古曰應是說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爲證正如瓊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津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爲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卻可以爲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

野客叢書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石林燕語

楊億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邪

楓窗小牘

案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西京賦云九嶺巒崿太一龍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

經外雜抄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門二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之義未詳公羊五堵而雉則二百尺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廬壘護強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潘安仁射

雉賦曰。晝墳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計丈也。識遺

太史公記高漸離伎養不能無出言案技養者謂懷其技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養

靖康細素雜記

鄧艾至潁川讀陳實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魏志

退之曾云已呼孺人戛鳴悲豈以言內子耶說詩者韓詩孺人對稚子自杜詩老妻稚子句中來儲光羲云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對稚子凡皆並指妻子

愛日齋叢抄

漢人喜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事

研北雜志

羊祜讓開府表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位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用管子德業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史記趙簡子曰鷺鳥累百不如一鶠鄒陽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禰衡表又用此語

臆乘

崔駰達旨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揚雄解嘲譬猶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鳥飛不爲之少

同上

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驥史炳簪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吐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炳簪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之稱姐漢魏已然

能改齋漫錄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於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豎賦云臨曲工之登州卽長安也案唐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翼幕排銀牖又云春

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云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同上

司馬相如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耳諂諛之意死而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東坡志林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式五言皆僞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者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也

同上

四六叢話卷三

騷二

叢話曷爲而次騷也。曰觀乎人文。稽於義類。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與文而已。夫其矢耿介。慕靈修。瞻重華。追三后。占瓊茅。媒鳩鳥。抱忠謇。怨遲暮。以至然疑悅惚。中路夷猶。窈窕宜笑。嬋媛太息。何其情之貞而摯也。又若雷雨窈冥。風雲舒卷。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霍靡千名。鏤錯萬狀。更有雲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雄虺。何其文之侈而博也。詩人之作。情勝於文。賦家之心。文勝其情。有文無情。則土木形骸。徒驚紅紫。有情無文。則重臺體態。終恧鳴環。屈子之詞。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之極致。儼體之先聲乎。故使善品藻者。殫於名言。工文章者。竭於摹擬。習訓詁者。炫於文字。辨名物者。窮於爾雅。至於後之學者。資其一得。原委可知。波瀾莫二。又略可得而言矣。若夫幽通思元。宗經述聖。離騷之本義也。甘泉藉田。齋肅典雅。東皇司命之麗則也。長門洛神。哀怨婉轉。湘君湘夫人之縹渺也。感舊歎逝。悲涼幽秀。山鬼之奇幻也。馬汧督誅祭古冢文。激昂痛切。國殤禮魂之苦調也。西征北征。敍事記遊。發揮景物。涉江遠遊之殊致也。鵬鳥鸚鵡。曠放沈摯。懷沙之遺響也。哀江南賦。有黍離麥秀之感。哀郢之賡載也。小園枯樹。體物瀏亮。橘頌之亞匹也。恨別二賦。哀音慘怛。招魂大招之神理也。經通天臺表。追答劉沼書。辨命勞生諸論。托喻非常。天問之詭激也。

七發觀濤浩瀚清壯九辨之體勢也東方像贊歸去來詞蕭散風流卜居之別情也解嘲答賓戲問對雄奇漁父之深趣也冰絲一掬而抒軸日新綆缶紛來而沖灑自若思窮物表一言而情貌無遺興寄篇中百讀而風神自得動而愈出職此之由隋唐而後踵事彌增秋水長天之句游泳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陶鎔乎燕許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高其韻柳州咀其華義山體其潤淵源所自不可誣也淮南以下規規焉章撫句倣豈可同日語哉又揚子曰事辭稱則經文心以之論騷夫天經地義惟忠惟孝夫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書二百四十年之事褒貶所加亂賊聳懼豈非教忠之旨而扶風以辭章之才媿阿之行妄作忠經將以僭聖必欲率先百行仰則六經無已其楚辭乎雖音涉哀思而志純貞正屈跡江潭之下抗節雲霄之上以視夫益稷之陳謨箕子之衍範未知何如也若流虹復覩於杏壇則呵璧不孤於玉笥矣二十五篇昭明錄之過半今以別於選者不以選固騷也自賦而下始專爲駢體其列於賦之前者將以騷啓儼也敍騷第二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元作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縕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懥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元一作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駢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

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襃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

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

音嵩元作娥

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

元作蔽孫改

日木夫

元作作

。

天謝改朱改九首土伯三目。元作足

謠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

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

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

元作憲宋云本楚辭作體慢

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鲠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

遠遊。天問。瓊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鑠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敍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汎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薦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欵睡可

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文心雕龍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

困學紀聞

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西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嬪媛以詈余也縣東北數十里卽屈原舊田宅雖畦堰靡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水經注

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袁崧曰父老傳言原旣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儔異地嶮流疾其性亦隘。

同上

澧水又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

同上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卽名焉楚詞所謂夕宿辰陽也。

同上

汨水又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楫江波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

甄烈湘中記云屈潭之左玉笥山風平之放棲於此山而作九歌焉

同上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困學紀聞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

可以灌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灌吾纓乎。同上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禡之言不對之對。

過柳子天對矣。

傅元擬天問。見太平御覽。同上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

若璩按冰當作
硃古厲字

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

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衡、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遁甲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祈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圖上

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同上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爲之。東坡因歸去來爲詞亦此類也。同上

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惑劉安說耳。離騷曰。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

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同上
夾深草木略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氾蘭是爲二草不可合爲一。
若璩按蘭蕙各自爲類黃山谷一幹一花而香 同上
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爲素葉紅華今芎藶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
不同藥對以爲麋蕪一名江離。芎藶藶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藶與藶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蘚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

謂芍藥可離唐本草可離 同上

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贊、陽城不能攻一延齡。同上

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同上

錢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雲仙雜記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鍼魚腦八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有三百刺。同上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大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玉楚詞云：大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大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王。噫！大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滅了八歲，卻被宋玉展

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嬪真子

退之謝自然詩童駿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詩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古詩摹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楚辭招魂。高堂邃宇。櫺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珠綴。刻方連些。揚雄解嘲。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史記龜策傳。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漢書衛霍敍傳。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山。所旃切說文。山宣也。祁連山名。謂置郡至此。芥隱筆記

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子遠游中語

同上

馬大年永卿著嬪真子錄。辨王逸注楚辭以菱爲蓼。秦人曰蘋苔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卿謂爾雅蘋苔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蓼也。關西謂之蘋苔。昔皆又云蓼厥擣注今水中菱。此皆馬所記也。今考爾雅正本。則云蘋苔英光注英明也。卽今決明也。或曰蓼也。字從艸。非從冂。及至蓼蕨擣然後從凌注。水中菱也。則是蓼與蓼其爲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之蓼曰蘋苔而爲水中之蓼。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水兩蓼字交證。且誤以英光英明爲英光英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學齊佔畢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

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同上

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

同上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余考之漢書。椒房殿爲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卻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悅。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衍盈升。初無關涉。

鼠璞

蕭該漢書音義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該按牢字旁著水音。直作牢。韋昭曰。泮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鶡之先鳴。師古鶡音大系反。鶡音桂。該案蘇林。鶡鶡音殄絹。又挾猶狂。該曰。猶狂無頭鬼。見字林。筆記

公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樂城遺言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

林下偶談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

同上

韓退之集中羅池廟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殼蒸兮蘭

籍莫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

寒溪筆談

魯直酴醿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說者謂幃幕如枕屏之類。非也。楚辭蘇糞壤以充幃。注。幃謂之縢。縢香囊也。又云。機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之囊。則知枕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元賦云。縕幽蘭。李善注說文曰。繫幃曰縕。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縕。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縕。縕者繫囊之繩是也。

猗覺寮雜記

衙許慎說文音語無他音。楚詞云。道飛廉之衙衙。衙衙行貌亦音語。以是知衙字後作牙者。其出於唐人改牙爲衙字之故。與左氏傳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衙字亦當音語矣。而陸德明不音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呼爲牙字。不知前代只音語。而失於稽攷也。使左氏傳可作牙字。則許慎必不音語。而不爲牙字矣。然則使後世轉爲彭牙者。其德明之過歟。

藝牘閒評

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縱則不及也。

歲寒堂詩話

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皇篇。纊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簴。引儀禮鄉飲酒章。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旣鏤板置於墳菴。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簷。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纊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

容齋續筆

媵之義爲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媵。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其義亦同。

容齋三筆

天左旋之說信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陽健而剛。運行宜速。陰順而柔。運行當遲。今月之行。乃過於日十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菴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

游宦紀聞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意。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今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喻。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隕。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平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屈原。有鎔鋤爲鈍之語。張平子思元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薰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王荊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荊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故。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爲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喻。似不應用。故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吟。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野客叢書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公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琴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同上

離騷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喻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

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河汜濫濫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賢之意。同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詩人美在位者之詞也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又駟馬旣閑輶車鸞鑣之類皆借服御以美其君也若楚詞高予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是以服御自美也。對牀夜語

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感歎有餘哀結句云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解韻者謂哀叶於希反且引毛詩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又謂懷叶胡威反及引離騷載雲旗兮委蛇心低徊兮疲懷等語爲證辨則辨矣如不通何且子建此篇旣押徊又押哀乃一韻耳及懷字之上亦有會合何時諧諧懷亦一韻也何必強爲引證。同上

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又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怨美人之遲暮皆愛君惜時之詞後世擬之者不過徒法其句耳非其意也江文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謝靈運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惠連云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元暉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劉休元云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陸士衡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古詩亦有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同上

子建云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潘安仁云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渭劉越石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山水謝靈運云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鮑明遠云朝遊雁門山暮還樓煩宿皆本楚詞朝發輶於蒼梧兮夕予至於元圃若陸士衡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又江文通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則亦本楚詞朝

飲木蘭之墜露兮。夕滄秋菊之落英。

同上

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容齋五筆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真賈生所作無疑。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爲誰氏。深惜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寓簡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閑雄毅。子厚又不及。

同上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襄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悲懟。形於色詞。揚己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辭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沉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繙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梁溪漫志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姁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紛白黛黑。立於衢閒。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覩粧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嬌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眺。韓公以黑爲綠。其旨

則同 容齋四筆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反 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

囁訶也。

薩音桑葛反。囁無可反。訶從去聲。

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蘇個夢溪筆談

高端叔墓誌銘。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憇。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歟。曰危衷。曰悲蟬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障隄于墮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眞。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諸言。相與贊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

攻媿集

跋龍眠九歌圖。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畫古聖賢怪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同上

史游急就篇云。鐵殊飴餳。楚辭曰。秬粃蜜餌。有餕餕。餕餕亦餳也。柳下惠見餳曰。可以養老。然則餳。可。以養老與幼。故錄之也。

齊民要術

楚辭云。尊桂酒兮椒漿。然則古之造酒。皆以椒桂。

酒譜

九歌國殤。非關雲長輩。不足以當之。所爲生爲人傑。死爲鬼雄也。

聞話錄

跋龍眠九歌圖後。楚辭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貝闕珠宮。乘龍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

東觀餘論

校定楚詞序云。漢書朱買臣傳。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倣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詐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概。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旨矣。

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于書末。猶古文尙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敍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於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逮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于間。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

同上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輩以爲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

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夏金撞甕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賦不足爲騷。滄浪詩話

子厚謂屈氏楚辭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後山詩話

若有人兮坐山檻雲袞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難征獨惆悵而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語雖使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許彥周詩話

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實也。同上

捫蝨新語

陸氏爾雅云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爾雅又云蜾蠃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云元蜂若壺取是焉。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一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粵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游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哲盡敍原意未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哲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

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西溪叢語

古樂府。陸瑜有仙人覽六箸篇。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嬰好之。嘗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詞云。投六箸行六棋。故爲六博。以箋籩作箸。象牙爲棋。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箸十二棋也。同上

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洪興祖補註楚辭云。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此言爲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葉不落耳。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同上

宋玉招魂。以東西南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託。欲屈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尚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時柳儀曹已死。嗟夫。退之之悲儀曹。甚於宋玉之悲大夫也。聞見後錄

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尙不得其彷彿。况其下者乎。惟退之羅池廟詞。可以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晁無咎所集續離騷。皆非是。同上

昔傳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東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詞曰。大苦酸醤。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

發而行。齊東野語

蹇修以爲理。朱元晦云。謂爲媒者。以通詞理也。下文理弱而媒拙。則云恐道理弱似與前說異。案九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亦以媒理對言。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行使也。復笑疑。浩然齋雅談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所述官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數語。至於說聲色之奉。則累數十言。或以譏之。余謂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其言高堂邃宇。翠翹珠被。畋獵飲食之類。亦不過數語。至於蘭膏明燭華容備。二八侍宿射遞代。九侯淑女多迅衆。盛鬢不同制。實滿宮容態好比順彌代。弱顏固植。譽其有意。姱容修態。綈洞房。蛾眉曼睂。目騰光靡。顏膩理遺。視矚又曰。美人旣醉。朱顏酡。娥光渺視目曾波。被文服纖麗而不奇。長發曼鬢。豔陸離。二八齊容起鄭舞。以至吳歛蔡謳。士女雜坐。亂而不分。又大招亦云。朱脣皓齒。嬪以姱。比德好間習。以都豐肉。微骨調以娛。嬪目宜笑。蛾眉曼容。則秀雅穉。朱顏嬪修。滂浩麗以佳。曾頰倚耳。曲眉規滂。心綽態姣。麗施小腰。秀頸若鮮卑。易中和心。以動作粉白黛黑。施芳澤青色。直眉美目。嫋嫋奇牙。宜笑嗁。豐肉微骨體。便娟皆長言摹寫。極女色燕昵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戲書爲退之解嘲。同上

涪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詩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攷之信然。同上

姜堯章鏘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蕭遠。似或過

之 同上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複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鄭氏注禮記刪竄改革惟意所如純于爲逸則似太拘純于爲元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矣 敬齋古今辭

楚辭曰游蘭臯與蓮林又陸士衡招隱詩云結風佇蘭林蘭蓮皆草也 同上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說文歎曆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說文唉曆也二字音義並同如歎與嘆歎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歎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舊本作鬻裸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于皆韻收唉字收咳字海韻收歎唉二字爲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裸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歎爲歎則其誤益甚矣 六一題跋

揚雄有言事辭稱則經此爲屈原發也自國風雅頌之後能庶幾於此者其離騷乎或推爲經雖曰太過未爲無據也晁補之續楚詞二十卷自宋玉及漢唐至於本朝諸賢辭賦問對歌詩序引之類咸在雖一代英傑盡心力而爲之遂以名世然其原皆出於離騷特體制殊耳 益公題跋

招隱詞本楚聲淮南王安所作大山小山擬詩之大雅小雅也 樂府解題

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歎烏開切乃歎聲也惟楚辭九章歎秋冬之緒風王逸曰歎也芸窗私志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旣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

子之言曰西子捧心而噦隣人效之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顰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爲宜而莊子以噦爲美也若醜人則顰固增醜狀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爲道人也。姫眞子

同年小錄載小名小字或問有故事乎或曰始於司馬犬子僕曰不然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誤矣。同上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被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公所敬服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化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鶴林玉露

古人之祭燔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同上

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辭云予交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復齋漫錄

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嬪媯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同上

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一作薑茅以筵簾兮命靈氛爲余占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筵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簾靈氣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粗糲密餳有餳餳些餳餳也言以蜜和米麵煎作粗糲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餳糕今餳糕是也

文昌雜錄

楚詞多以九爲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辨王襄曰九懷劉向曰九歎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注九辨爲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文選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爲歌者也諸家之說如此余案山海經曰夏后開土三嬪於天言獻美子天帝也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宜是爲帝辨同宮之序是爲九歌考此則九歌九辨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簫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鐘在子太元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鐘爲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規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

續古

叢編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曰騷者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爲愁而賦之其後詞人倣之作畔牢愁蓋如此矣畔謂散去非必叛亂也項氏家說

案澧陽志五通神出屈原九歌今澧之巫祝呼其父曰太其子曰雲霄五郎山魈五郎卽東皇太一雲中君山鬼之號也劉禹錫論武陵之俗亦曰好事鬼神與此正合且九歌多言澧陽澧浦則其說蓋可信矣漢谷永言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坐卻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則原之九歌蓋爲是作歟

同上

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此四句帝命也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此三句巫陽對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此二句又帝命也此章舊注不通故爲正之蓋掌夢之官能占人精神所在帝急欲還其魂魄故併命巫陽曰汝必自筮而自予之苟待掌夢則恐不及事此殆作者之本意云

同上

四六叢話卷四

賦二二

先正有言曰。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明小言之破道。匪六藝之遺文也。是以子雲悔其少作。比之雕蟲。士衡鄙夫研都。譏以覆瓿。漢宣僅賢于博奕。昌黎深恥其俳優。然而登高掞藻。才堪大夫。不歌而頌。音中羣雅。班固云。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兩漢以來。斯道爲盛。承學之士。專精于此。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輟翰傳誦。勒成一子。藩溷安筆。硯夢寐。剗腸胃。一日而高紙價。居然而驗土風。不洵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聲玉潤。徐庾鴻騖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用便程式。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八韻之凡槩。以重棘之圍。刻以三條之燭。然後銖量寸度。與帖括同科。夏課秋卷。將揣摹共術矣。徒觀其繩墨所設。步驟所同。起謂之破題。承謂之領。接送。迎互換其聲。進退遞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倫魁。爭先一着。獨孤以一聯感人。主力透數重。圓邱隻字之轉移。功候什伯。採珠數言之精當。氣骨非常。並轆轤往迴。舉足叶采齊之奏。方圓布置。運機眠璇圖之文。至於促韻繁聲。遺文勁節。風迴聚雪。柳暖飛綿。或爲流水之聯。或號打花之格。隨手之變。亦可單行。壓尾之章。恆多隔對。行間

得雋恍值腹而嘗其皤。字裏點睛。自中心而遊於穀。有如振采失鮮。隸事未確。是反衣之孤白。等不熟之熊蹯。無補清新。祇乖典則。又或前盈後竭。譬灑湧而涔枯。左妍右媸。類驥驥而駿服。神離形合。則魚目之無光。外強中乾。則珉玉之未瑩。必也構局渾成。首尾成率然之勢。體物瀏亮。分明隔雲母之間。又何必矜敏於八叉。鍊思於一紀也。若柳河東披沙揀金。記里鼓車等作質。有其文巧而兼力。誠鴻博之新裁。場屋之定式矣。又有騷賦源出靈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則騷之真也。班張優爲之。又有文賦。出荀子禮智二篇。古文之有韻者是已。歐蘇多有之。皆非淺學所能學步也。披尋之暇。條件斯多于時語。語聊當賦賦敍賦第三。

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釋名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文章流別論

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事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矣。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浮。此四過者。所以背大德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

同上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

呂覽
作召

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

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鳶之賦狐裘結言擅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兒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括字於楚辭也於是苟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遂許云當作述

客主元作至

以首引極聲

元脫曹補

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

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騷其勢臯朔

元作翔曹改

已下品物畢圖繁

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尙光大旣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

馬元作焉朱改

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

雅文之樞轄也

至於草區禽族庶

元作鹿曹改

品

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苟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

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兒孟堅兩都明絢

元作朋約朱考御覽改

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

一作拔

以宏富

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逾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

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元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綴而有本。一作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文心雕龍

王褒傳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奔遠矣。漢書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迤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吁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瞖，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梁人作諸庶
酒名金漿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錞啾唧，蕭條寂寥，儔乂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終無增景於邊撩。西京雜記

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

同上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紺縟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邱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同上

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駢皆麴涓邱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醕醕甘滋泥泥醪釀既成綠瓷既啓且匡且灑載箇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涿鄆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繁停凝醕醇酌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絳綺爲席犀璩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盤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同上

公孫乘爲月賦其辭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鵠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修堞而分鏡旣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淨璫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同上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韜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禹禹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同上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納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蘚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龔齊貢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彷彿似龍盤馬迴鳳

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四

同上

張融傳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灑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南史

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撫掌欣忭曰僕嘗恐人呼爲霓次至墜石磇星及冰懸塔而帶坻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

梁書

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

文心

雕龍

石守道介於首善堂出題曰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中有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新封八大之王

蓋是年造十王宮封八大王元儼爲荆王之事也

湘山野錄

世又謂易水爲故安河武陽蓋燕昭王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傅述遊賦曰出北蘄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迹冥茫蓋謂是處也

水經注

秦始皇三十五年於朐縣立石海上以爲秦之東門崔炎述初賦曰倚高艤以周盼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洲治故崔季珪之敍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

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已及也卽其賦所云吾夕濟於郁洲者也

同上

昭德里有司農張倫宅最爲豪侈齋宇光麗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峻嶽峯相屬深溪洞壑遡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

洛陽伽藍記

曹毗湘中賦曰竹則簣筭曰烏實中紺族濱榮幽渚繁宗隈曲萋蒨陵邱蒙逮重谷齊民要術

案筍譜白烏筍湘中有此竹生是筍又有實中筍

王彪之作閩中賦曰竹則苞甜赤若縹箭班弓度世推節征合實中簣筭函人桃枝育蟲細箬素筍形竿

綠箇簣筭竹節中有物長數寸甚似世人形俗說相傳云竹人時同上

有得者育蟲謂竹鰐竹中皆有耳因說桃枝可得寄言

案戴凱之竹譜云簣竹江漢之間謂之筍竹一尺數節葉大如履卽所云湘箬也

或問顧長康君筍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世說

齊武穆裴皇后傳韓蘭英吳郡人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爲宮中職僚

南史

蔣凝應鴻詞爲賦止及四韻頃刻之間播于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鉏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摭言

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

惟盧宏正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于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曰。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狀。一本無狀字 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

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略曰。文豹且異于驪龍。採斯疎矣。白石且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後宏正自丞郎使判鹹俄而爲植所據。宏正以手札戲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鹹務。又中老拳。同上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韃勒中。得賦稿示之。其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翼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於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李繆公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賦愈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同上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

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同上

江左之亂江陰尉鄒侍徵妻薄氏爲盜所掠密以其夫官誥託於村嫗而後死之李華爲哀節婦賦行於當代

唐國史補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

容齋隨筆

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

五色線

劉禹錫獻權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名遂振

全唐詩話

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漏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靄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閒紫苔而挹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柏恧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酉陽雜俎

高郢夜課於豐亭忽見一鼈在案上視之石也郢異其事取千題置散紙中禱祝令石鼈啣之以卜來事既而石鼈舉頭乃是沙洲獨鳥賦題出果然其年首選

雲仙雜記

江適作竹賦云望春擢筍應秋發堅

荀譜

隋蕭大圓竹花賦云洛下七賢湘中二女傾翠蓋之踟蹰泛蓮洲之容與倜儻傲人便娟笑語拊嫩筍以含啼顧貞筠而命醑

同上

杜臺卿作淮賦云綠筒縹箭罕節疎目檳榔之筍盛冬所育。同上

吳筠箸竹賦云一筍明其元嗣三節獲乎嬰兒。

同上

或問筍有五色章采否對曰江東黃筍閒居賦有青筍閩中賦有素筍赤筍錢塘多紫桂筍自餘班猩細縹不可勝言。

同上

荀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若有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

筆記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按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幽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幽字也。

同上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六一題跋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東坡題跋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始余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

同上

晏元獻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日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徵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于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爲省元默記

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傷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爲犧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毫社伯姬卒若璩案歐陽公年譜年十七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於晉神降于莘外蛇闔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

巫者謂多敘

困學紀聞

鬼神之事也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歸就九重之養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寧殿賦以進

揮麈餘話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淅瀝合隨於雲市云族云市亦奇字臆乘

案樊南甲乙集初無雪賦篇題未知何所據而有此聯

退之閱已賦獨閔閔其曷已兮馮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

乃嗟歎其賢。詩考槃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勿謾。

寬音區櫨切。裕也。謾音元切。

芥隱筆記

山谷作蘇李枯木道士賦。有懼夫子之獨立。矢來無鄉。出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破。同上

前赤壁賦。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學齊佔畢

莊周之書。有鶴鶥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鶴鶥。自嘆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嘆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同上

往年愈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云。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鈞埏埴。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邁昆仲儕輩商量。莫不領略此說。瑩雪叢說

昔有士人在場屋中。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斡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于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同上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成跡而不能點化其語句。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生吾言也。各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須知天^卷上者更有天。淵中更有地。會得這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嘗作翦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同上

曩者吳叔經^鄆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沈。纏纏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闢初二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同上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樂城遺言

四京

雜記

公曰吾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首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同上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爲文善腹稿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同上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觀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

林下偶談

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

漢書

余少時愛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追及。嘗作小賦。用情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以手收之。覺大小氣病一歲。余喜好文。見子雲善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

桓譚新論

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時幸甘泉宮。欲書壁爲之賦。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

同上

禰衡傳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漢書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

才亦見於此賦矣

青箱雜記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已見於此賦矣。同上

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曰。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良久。泣下沾臆。杜陽雜編

案上謂唐文宗也。

林傑年六歲。請舉童子後業詞賦。頗振聲問。有仙客入壺中賦云。仙客以變化隨形。逍遙放情。處於外。則一壺斯在。入其中。則萬象俱成。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世。奇花異草。無非物外之名。無不嘉獎。閩川士傳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人。少時性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嘗請于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喟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間。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霧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且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今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者乎。鮑生曰。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旣闕。不果悉從。惟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韋生之右。搊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山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脰。鳴膺。眼大足輕。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於軒檻前。數匹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甚切密。遣四絃更衣盛粧。頃之乃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韋乃召御者以紫叱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盛。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閨戶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以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曠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對月殊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髯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余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今珠露旣清。桂月如畫。吟詠時發。杯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髯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髯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

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永厭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鉗；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俱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駿，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文通賦四韻訖芭蕉盡草生發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甚！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間，忽不知其所在。纂異記

張九齡傳：九齡內懼，恐遂爲李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

箋中。唐書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游江表。卜居鄱陽。

一作

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

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

就。雖不精絕，然詞采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檳板轅，挂酒壺於車上。小作

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尙交遊而不止。南唐近事

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谿生江之媯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

柳終朝僅得三眠。

江之媯者江鄉之美人。漫叟詩話。
也。讀其詩者自可會之。

杜荀鶴與張署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謔。署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

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

藝苑雌黃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洼馬賦。曰此可矣。奮筆斯須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曰喬彝嶧嶮甚。以解副薦之可也。

幽閒鼓吹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轍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授穎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孫公談圖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閒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

零陵小記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嘗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師友談記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辭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

闢難闢巧闢新借

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同上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同上

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檜。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又見吳淑事類弓賦云：綠沈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沈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棠溪魚腸了令角端。侯鯖錄

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來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真文章之精致也。王氏談錄

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絕麗亦不害其爲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然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青箱雜記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許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鳥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翻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鳥後賦責之。略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石林燕語

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龍川別志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馳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門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案字書明從囧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案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囧。其一從日。皆可。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殊可一笑。雲谷雜記

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甕牖閒評

顧眄之眄。乃音面字。今觀束晳餅賦云。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垂涎於下風。童僕空瞧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眄字乃與徧字咽字同押。則知古人用眄字。自讀爲面字矣。同上

陸龜蒙筭賦云。洪濶靡定。方圓不均。自註云。南方有方竹。今澧川鐵冶多方竹。竹內實微通心。若斂股許筭可食。亦實湘川人取竹作牀椅。有四稜。上穿孔入當耳。筭譜

周緘爲角觝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

夢溪筆談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見後魏書初學記云。宋張鏡。非也。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子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成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諸蘭臺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

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

困學紀聞

莊子有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古賦有云。傳說奉中闡之祠。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說爲商良相。豈爲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宮之難明者也。

同上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同上

梁書謝徵傳。徵字元度。陳郡陽夏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題。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

同上
一本改桑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桑氏也。

爲乘賦

揚雄覩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伏羲之世。

同上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同上

楊泉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是何言歟。楚蘭陵荀況有蠶賦。

金樓子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摭言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卽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鵬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

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豫章記見困學紀聞 藝文類聚

揚雄河水賦曰。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遊於河之巖。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水經注

昔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漢武帝嘗微行此亭。見餽亭長妻。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微客於柏谷。微客賦 作傲賓 同上妻覩貌而獻餐。謂此亭也。

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竇焉。賜以何津令。其鬻渡今竇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酬匹婦其已秦胡厥夫之謬官袁豹之徒。並以爲然。同上

司馬彪袁松郡國志。並在涅縣。有闕與聚。盧湛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宋本 作郭弔闕與之舊平桓。案桓字誤似是松字

謂袁亦云。闕與今梁榆城是也。同上

嘉定甲申夏。有持潁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知非贗物。其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劉戊一句。觀瀾文作劉備。潁濱集作劉季。觀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旣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劉賈爲荆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卽徐州。先主之

意蓋以此也。不知當日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戊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爲備爲季耶。要當以手書爲定也。游宦紀聞

趙樞子克。其主文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金史字壽甫遼西人鄭子時侍讀。故一時爲之語曰。主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學者法之。然其源出於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翦其八韻類之。帖壁閒坐。臥諷詠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天下號孟四元。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于世。其詩詞亦有集。歸潛志

王彪天賦云。溥爲地。蓋浩作星衢。

清異錄

王彪臨池賦云。碧氏方澄宅。龜魚爲蕩漾。綠卿高拂宿煙霧以參差。

同上

韓中書俾舒雅作鶴賦。有曰。眷彼軒郎。治茲松府。

同上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卽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彖。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彖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云。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已下之。其年子華爲彖取府解。摭言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州獨鳥賦郢援筆而成曰鷗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

其年同上首選

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爲閩從事

北夢瑣言

宏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蠟蠻紛紜強秦去矣蜂巢聯聯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璽粟祖龍藏矣其十一作千載改更興一作與懷悲愁辛苦

循其上矣

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同上寄意于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詞人卽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菜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諸此

林下偶談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勳爲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

因話錄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同上

上藻鑒宏詞獨孤受所司試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歎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于至仁上以受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

杜陽雜編

宋宣獻公綬宮楳詩云闌苑春多非世境層城花早出宮欄用梁簡文帝楳花賦曰層城之宮靈苑之中楳花特早偏能識春之語也

墨莊漫錄

四六叢話卷五

賦二二

唐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公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贊。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僞者也。癸辛雜識

彭晉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奇。肄業京庠。每試多居首選。胡穎爲浙西憲政。尙猛厲。物情不安。彭因僞作臺章。以脅之。有尼僧爲之表裏。使以稿示之。曰。得之臺中行且上矣。胡懼。就致禱約。以獲免。當以數萬爲謝。已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正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爲首冠。破題云。王妙心緯。言關化機。於未布以先謹。有如絲之至微。揭曉之際。彭已置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黥隸貴州。久之。宛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闈。爲編欄遇都吏一子於場中。口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之。未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幹潘公。諱汝鄉人也。盍往歸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爲通。潘見其辭藻粲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革面無策。爲之重歎曰。吾當思一策以處。

旣數日乃曰得其說矣使具戎服介之經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從容爲地且令脩一儻函爲贊彭退思數日未能措詞乃往見潘求教潘爲之思有頃捐牌曰吾已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吾黨羞借荊州之階以軍禮見使緒成之且爲點定約日導之以前橘洲庭見之彭趨入拜如儀乃以贊上橘洲觀之喜甚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以觀其能否未幾書成橘洲益喜使諸子師之橘洲入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繳駁之章多出其手復出入無間輒登市樓姿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逮治填配押回元隸所橘洲亦以此去國同上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苗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旣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旣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爲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夢溪筆談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士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進士御試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尙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同上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鶴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

同上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同上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卽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雲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四六話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桓盤毓養從容祕玩人知藏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絃已勝常人十年

春渚紀聞

紹興初省闈試兼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慚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美則美矣惜有慚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左傳季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札言蓋本書仲虺之誥得來有慚二字豈可借用

鹽臘閒評

東坡餅賦云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搜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九乎初不知牢九是何物後讀蘇東坡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漿雖東坡殆亦未知牢九果何物耳

按蘇軾遊博羅香積寺詩自註東晉餅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而賦彙載東晉餅賦薄持

作壯。起搜作起溲。牢九作牢丸。殆傳本各異。此條則仍賦註而載之。
同上

詞人多用劃字。東坡後赤壁賦。劃然長嘯。草木振動。劃之一字。蓋出於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丁解牛。砉然嚮然。奏刀騁然。騁劃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近者皆通用。

敬齋古今辭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菱。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旣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蕖也。杜誤以菱爲蓮。

同上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爲蓋出於此。

容齋續筆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敍。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冀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大一作天廷。丹飫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德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

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謂。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二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同上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楊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寢。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守一作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梁。我獨藜粢。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貨。出處易衣。不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貧

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是用鵠樹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耐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戾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休惕子獨無虞言辭旣馨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游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遷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說其文意亦工同上

案野客叢書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辭矣亦知子厚之後孫樵又作乞巧對乎樵又作逐病鬼文其源正出於逐貧賦

又案三省吾身六句宜在子獨無虞之下豈容齋原本誤耶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後先詔翰林學士陸辰祕書監馮渥於武德殿前復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工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復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

是前所未有的，亦云可笑矣。

容齋四筆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恩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淒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落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同上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貪魅，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

困學紀聞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同上

傅元琴賦，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燁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燁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燁尾。宋志恐誤。

同上

玩物喪志。志爲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以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爲玩物之戒。同上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同上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狠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同上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興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趙趙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如此。同上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同上

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禪。釋椎鑿而上。輸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同上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穀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絲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絲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支諫不用。斷穀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絲亡。同上。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某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顚沛。謂靈某經也。異苑云。十二某

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同上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卽濩字。同上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閑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儻儻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渙，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同上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同上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泰。遂以爲第一人。歸田錄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尙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爲

言雖鄙俚亦著題也。同上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行至劍門張亞子廟已昏晚大風雪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且祈夢爲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俄傳道自遠而至皆岳瀆貴神也既席賓主勸酌二子大懼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人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改商榷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受之二子默喜私相語曰此正爲我二人發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合東廊者下筆思廟所書懵然無一字不能上口聞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旣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無一字異也二子嘆息始悟巖下放言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言事本末考之乃徒有是言耳范史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生遂概以爲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旣得於清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玉潤雜書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一作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

歸田錄
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揚州爲淮甸一都會。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通叟。考古驗今。摭事千餘條。効汁都以爲賦。今館中及揚州有本。輝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爲代邸。興王之地。亦應揄揚以亞雅頌。雖聞江寧尉崔禮者嘗有此作。而文不記其事。清波雜志

陸機以齊王間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於成都王穎。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處危亂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得乎。避暑錄話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野客叢書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俟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沉茫。字音莽。同上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蔡邕又擬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輾規倣。以至於今。同上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夔、封豨、鑿齒皆爲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齒。齒長五尺。似鑿齒。故長楊賦秦封豕其土。窶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芥隱筆記

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所以徐凝有界破青山色。孰謂其惡而無所自邪。同上

書從兄少虛書後。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攻媿集

鄭屯田賦集序。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累世居福州。少時以孝文集書囊爲殿帷。賦魁其鄉。繼以玉路建太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來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羣經。多有講解。旁通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備。衆體尤工於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二元。元祐三季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思絕人。興寄高邁。聞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古語隨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祐有域中四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輿議稱太平人。猶議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理明而辭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鑰年及弱冠。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麤成賦篇。及見先生機杼。望洋向若而嘆。一意摹倣。先生時猶未第。間作一篇。俟諸生旣畢。始出之。迴出人上。視瞠乎若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辭。震耀人耳目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忽之。致讀者無味。雖舜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猶曰。後三韻皆空矣。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屬對可觀。而意實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堯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賴等賦。以爲韻韻有意。終篇尙有餘味。可以爲法。或

有一字切題既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謂不若置之送聯如以禮爲翼之以翼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遵於此詔魯秉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盡在魯鑰服膺有素既沾殘膏以竊名第老猶不敢忘命兒輩收纂先生舊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鑰少作八篇綴於後此編不惟筌蹄而已亦不求傳於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爾先生諱鍔字剛中官至屯田郎嘗爲主上小學教授近錄其後又特加贈官云

同上

介甫云日高青女尙橫陳又云水歸洲渚得橫陳用楞嚴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唐張薦靈怪集東蔡女鬼與裴紹祖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思不絕漢魏文章宋玉諷賦主人之女歌曰內牀愒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橫陳蓋本於此

猗覺寮雜志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正觀之後至正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某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尙刻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曼衍故汙漫而難校渙忽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渾然無跡

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興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逾麗。析理明白。其或氣餒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績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淺深。卽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豔。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寓簡

張芸叟治平初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疊押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省場中鹵莽乃爾。然未嘗輒以語人也。至元祐中。芸叟以祕書監使契丹。當世留守北門。經由始修門生之敬。置酒甚歡。酒半。當世謂芸叟曰。京頃作知舉時。祕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爲改去。擢置優等。尙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墮懷中。於是再三愧謝。前輩成人之美如此。

揮麈後錄

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爲擅場。時太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韻。一韻有瓊奇擅名。及而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密與自改擅名爲擅聲。後埒之於第一。迨發試卷果鄭公也。胥公孳孳於後進。故天聖明道間。得譽於時。湘山野錄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無紫薇。自別野移植。聞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是昌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羊野。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蔽芾以思人。同上

安鴻漸有清才。秋賦警句曰。陳王閣上生幾點之青苔。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同上

嚴僕射續以位高寡學爲時取鄙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

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衆以橫行之句續深赧之

同上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蛙賦略云匿巖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噓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

避暑錄話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曾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之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生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本中命其校訂曾覲因譖徐云上春賦本中在外言曾爲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閼換集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階端平間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無過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貴耳集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陽固自於天感召豈有所主倘調變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斂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閔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桑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齊東野語

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鄭注云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紝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然則謂柔紝於外亦以筠爲竹皮歟後世例以筠配松直以筠爲竹自齊梁以來皆

然齊王融風賦靡輕筠之碧葉泛曾松之翠枝梁吳均吳城賦亭梧百尺階筠萬丈攷考質疑

李翹賦云衆鶯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顧予心獨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屢稱之觀老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正同此意碧溪詩話

東坡赤壁賦多用史記語如杯盤狼藉歸而謀諸婦皆滑稽傳正襟危坐日者傳舉網得魚龜筴傳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則如神女賦所謂以文爲戲者浩然齋雅談

甫里有杞菊賦東坡有後杞菊賦張南軒有續賦夏樞密亦有續賦亦各有意 同上

石林詞誰採蘋花寄與又悵望蘭舟容與或以爲重押韻遂改爲寄取殊無義理蓋容與之與自音豫乃去聲也揚子雲河東賦云靈輿安步風流容與注天子之容服而安豫與讀爲豫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注閑舒貌皆去聲 同上

少陵嘗果栗歛開 雜 周繇賦云開栗弋之紫歛貫休詩云新蟬避栗歛又云栗不知歛落按集韻歛側

尤切草紋蹙也卽栗蓬耳 案廣韻歛初紀切音剝齧也無側尤切平聲攷貫休集作栗歛注栗蓬也集韻當尤切剝平聲革紋蹙也字从皮不从欠據此則歛當作纖草紋亦當是革紋之誤又案貫休詩以栗纖對菱殼固當作纖杜

詩本作栗園以對樵徑則又不必 同上

改作栗纖矣今就原文訂證之

嘗讀漢人之賦鋪張闊麗唐至於宋未有及者蓋自唐以後文士之才力盡用於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賦體作詩此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謂賈誼

之過秦陸機之辨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下以賦爲文莊周荀卿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事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爲賦而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於宋則復變爲詩皆賦之變體也

項氏家說

某恭聞徽祖宣和末將下罪己詔學士王孝迪當直不召顧謂輔臣曰非小字不能作遂召蕭愍公公初不在北門既至辭以非職守不許遂授以聖意下筆亹亹不數刻進御今載在國史與三代訓誥並驅蓋千百年間詔令所未有也晚讀魚計堂賦贍麗超軼如此則施之大手筆固宜絕人遠甚

放翁題跋

案蕭愍公卽字文虛中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於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較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不禁挾書太宗初出卮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御惟鈔略古今文體懷挾人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同上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

後山詩話

秦惠文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故夏侯湛琴賦云。聊閑邪於五絃兮。翼宣和於萬里。古琴疏宋賈似道家有李商隱正書月賦。悅生古迹記。

案梅舊有擬月賦一篇。以玉溪生彭陽公爲緣起。蓋取諸此也。

賦門魚鑰十五卷。進士馬偁撰。編集唐蔣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諸家律賦格訣。

直齋書錄解題

鄭獬毅夫。皇祐進士。廷試圓邱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圓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丘圓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同上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虛中而貯水。水隨量而環周。墨游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參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尙古徵。闕里於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廁諸鴻筆。見珍於殺青之晨。爲用於草元之日。研譜

夏竦父故錢氏臣。歸朝爲禁侍。竦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又益之。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竦字子喬。溫公

瑣語

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牧之賦亦曰。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泉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衰草。游城南記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昌黎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迹。盡去陳言。足以八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樹。濯清泉。卽選詩飲石泉。蔭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卽洛神揚輕桂。翳修

袖也。昌黎豈肯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修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儕輩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是祖長城賦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螻蛭臺九層矣蜂窩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不蹈襲爲難也。野客叢書或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以爲善形容廣大僕謂蓋體魏卞蘭許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絲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瑞桂堂眼錄

孫何榜太宗自定試題危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尚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言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昆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蒙齋筆談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忌諱竟沒於縣曹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嶂攢峯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曾不踰旬又獻鰐鱠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鷁鳶所獲奈鰐鱠之笑何相公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伯彥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采不至深罪知相公之用心也。

雲溪友議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惟彼聖人奧有端木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晞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姦眞子

天聖中鄧州秋舉主文乃唐州一職官鬚鬢皤一作皓然有輕薄後生前曰舉人所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

既引試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滿場閣筆不下復至簾前啓曰難韻見困願易之主人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來日再見訪是夜主文遯去同上

王彥祖慶歷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之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君卽登第覺以爲無理而池不能分流無中第望矣久之乃悟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邱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灑水燕談錄

林文節連爲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屬以魁選仁宗亦遣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試民監賦破題云天監不遠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惡其語忌也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欲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破題云運啓元聖天臨兆民上幸詳定幕次卽以

進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之遂擢爲第一

石林燕語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巔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鶴林玉露

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節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成於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二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真所謂作賦手也瑩雪叢說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廈如客已驚秋以廈對秋假一作權借用字也陳傅良

作仲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原其所作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八韻能於借對只得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同上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

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多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洞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我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取之不竭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鶴林玉露

張詠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明游有勸詠以聲賦贊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耶其自負如此 儒林公議

廩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慣已成誠如所諭點檢不破不畏曆難然自以華弱爲婉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等來也廩曰人之文章闢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鐘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劃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

師友談記

少游言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

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同上

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字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人詩也。

同上

少游云。賦中用事。惟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于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移。

同上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屬對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確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同上

少游言。賦中用事。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卽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同上

少游言。賦家句脈。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斲磨。須令協於格調。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同上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伴。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同上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凋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于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同上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鴈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樂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釘餽爲偶儻而已。若論與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也。

同上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閒野不俗。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迴之明心。此乃奇語也。杜牧之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菱。如婦如女。墮藥飄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豔。然亦善比興者。

庚溪

詩話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旁。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稿。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益可信也。

漁隱叢話

金史傳郝天挺。元好問嘗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之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裂緝綴。或篇章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

浩然齋雅談

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邱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

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魏略

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楨許都賦云元正大饗壇彼西南旗幕峩峩檐宇宏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于飛雲朱幕張於前庭組青帷于兩階象紫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上設兩百華燈對於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賦又云朝四國于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晉武帝世更定元會注今有咸寧注是也傅元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宋志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豐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月令莫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論語莫春浴乎沂泊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同上

劉晝制賦一首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以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甚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魏書

禮儀志屬車案台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至三年二月帝嫌其多問起居郎閻毗毗曰臣共字文愷參詳故實此起于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

云屬車九九是也。隋書

盧思道爲孤鴻賦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游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紲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羣務旣屏魚鳥爲隣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鸞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祈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鴛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鏽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稗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 北史

元宗紀天寶十三載上御勤政樓試四制科舉人策外加詩賦各一首制舉加詩賦自此始也。

舊唐書

進士科起于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數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

唐志

王績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

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 同上

蘇轍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 宋史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羣時年十二有試公以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功文不加點其略曰降鳳詔於丹陛出蛾眉於六宮夜雨未回儼鬢雲于簾戶秋風漸曉失敘燕于房櫳又曰莫不喜極如夢心搖若驚踟蹰而玉趾無力眄睞而橫波漸傾鸞鑑重開已有歸鴻之勢鳳笙將罷皆爲別鶴之聲于時銀箭初殘瓊宮乍曉星眸爭別於天仗蓮臉競辭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沈步緩而回廊繚繞嫦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遼鶴思家一旦而卻歸華表 邊暑錄話

錢君倚云漢書律歷志鈞著一月之象又云輔弼執玉以翼天子科場舉人以爲賦題著疑是者玉疑是之字監本之誤也吳春卿殿試聖有謨訓賦用答揚二字自謂頗工考官張希顏不曉云只有對揚休命豈有答揚者耶傍一人云答卽對也乃及時文也遂加一抹宋宣獻公綬編排卷子知其誤不敢移易也 江鄰幾雜志

兒子于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東坡尺牘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于隔韻不通用而爲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爲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紹興二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爲參詳官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華云簡字韻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

爾如雜物撰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履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于衆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廂選卒以爲逐舉未嘗有此例卽錄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爲逐一剖析然後退又靜之與覩其義一也而以靜爲上聲覩爲去聲案漢書賈誼鵬鳥賦淡乎若深淵之覩顏師古注覩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揚雄甘泉賦暗暗覩深注覩卽靜字耳今析入兩音殊爲非理容齋五筆

程文斲雕爲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罍去山雲表瓦樽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罍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斲之雕且斲雕者史臣形容反樸之意耳黃氏日鈔

四六叢話卷六

制勅詔冊四

昔史通子欲以制冊表啓爲一書列于記傳以應尚書記言之遺正舊史載文之失見亦卓矣第嘗論之制勅表啓體例不同貢章上表臣工以效颺言奏記移書僚宍以通情愫達之亹亹比薈蔚以興雲致乃翩翩體綢繆于墜雨故復文不厭華篇宜設色若乃藻飾王言渙揚大號出之著於重申垂之編於令甲發言爲憲吐詞成經下於流水之源震于春霆之響豈若矜才士之筆端恣文人之語妙學爲纂組崇飾輪轅云爾哉然則表啓之類宜尚才華制冊之文先覩器識爲此者必深明乎帝王運世之原默契乎日昃勤民之旨寧朴而無華寧簡而無浮選言於訓誥之區探蹟乎皇唐之域授官命職備著激揚閔雨憂農如傳喟息使聞者有一見決聖之思誦之動扶杖往觀之慕豈不休哉漢初去古未遠猶有渾噩遺風入關求賢諸詔落落不支巍巍共仰意表豁達之淵衷辭擬大風之雄唱豈高祖所自爲歟文景寬仁太和在抱武宣嚴峻督責時加應張弛之異用乃溫肅之迭乘東京詔辭矩矱未失永平永元之間辟雍養老更白虎述經義披藝術之禮意備矣魏晉而下華縟遞增然琢句彌新而遵文間發下及陳隋益事排偶矣原夫漢時視草初無職司唐代演綸始稱妙選太宗肇啓瀛洲俾參密勿爾後封拜將相例降麻詞則鳳池專出納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雲

烟煥爛從青瑣以追趨鈴索深沈有玉堂之故事自顏岑崔李燕許常楊起家濟美染翰垂名者以十百數而超羣特出尤推陸贊李德裕焉天子常呼陸九時人目爲內相是宣公以珥筆而秉機政也學士不盡人意勅書須卿自爲是衛公以揆路而攝掌綸也迄今讀興元曲赦之制沈痛切深宜有以結山東將士之心觀一品會昌之集明白曉暢足以伐敵國陰謀之計豈非才猷迥出詞筆參長者乎宋室繼興尤重厥任曠觀三百年間略分三等足概諸家智珠在握春麗紛敷筆綜九流轉若樞而罔礙胸羅萬卷運於手而不知浩若長河之東注實若化工之肖物若歐陽公蘇長公其上也官舉其職人甄厥長文贍義精句奇語重炳焉與三代同風卓爾軼漢京而上若曾南豐真西山固其亞也抽青妃白選義考辭參差叶鳳管之和組織盡鶯機之巧極雕鏤之能事而妙若天成驅卷軸之紛綸而工如已出若汪浮溪周益公又其次也至若八世祖宗之句失檢毫釐元龜昆命之言指瑕千古此又率爾操觚者所當引以爲戒者也摭彼瑣言都爲一集地分清切才擅琳琅惟丹青方絢夫筆花將酸醕一嘗其鼎巒矣敍制勅詔冊第四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辰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

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元作管錫允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

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

疑衍一則字以定儀爲讀

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

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勅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綺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宏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元作觀

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財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

賜太守元作責博士攷漢

謝改書改汪本作責博進陳遂

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勅責侯

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

元作惟朱收元作凱

詔閒出安和政弛禮闈鮮才每爲詔勅假手

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覩

元脫朱按孫改元作凱

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

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

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

御覽補元作盧

中書自斯以後體憲元作盧風流矣夫王言崇祕

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勅戒恆

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湧雷之威眚炎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

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

元作鄧朱收穆天子傳改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當

指事而語一作誥從御覽改

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

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

元作同許改

極漢高祖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彪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宏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

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一作辭從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自天。明命爲重。周禮曰。師氏詔王。明詔爲輕。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文心雕龍

封赦傳。草封衛國公制曰。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德裕口誦此數句。撫赦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解其所賜玉帶遺之。

舊唐書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聞。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崇、希顏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

同上

懿宗朝。韋保衡路巖忌宰相劉瞻。誣以罪黜爲荆南節度。鄭畋爲制詞曰。早以文學疊中殊科。風稜甚高。恭謹無玷。又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賄。惟恐人知。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謫劉驩州司戶。命舍人李庚爲詞。深文痛詆。必欲加害。屬懿宗厭代。僖宗立。蕭倣輔政。舉瞻自代。召歸朝廷。至湖南。庚

典是郡出迎江次牌亭致酒瞻唱竹枝詞送庚酒命庚酬和庚曰不聞音律瞻曰君應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庚飲酣而卒全唐詩話

費冠卿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歎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悶清標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微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竟不應命同上

司空圖河中虞鄉人柳璨爲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顯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璨之文也同上

孫鮑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鮑往依之頗爲誘掖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鮑父畫工也王微爲中書舍人草鮑誥詞曰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貌尋常之物鮑終身恨之同上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劉賓客嘉話錄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

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之動。

東臯雜錄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惟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四六談塵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承之道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

同上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同上

元章簡公厚之致表云正至衣冠莫緩邇聯之列歲時斗酒尚需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耆寧除職表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誦其作王荊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于汝作有衰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

同上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窿兩觀寥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千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同上

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蜀道之難辛炳爲中書遽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吾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同上

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

茲道蓋譏之也。避暑錄話

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密拜相。公弟文昭爲翰林，籤宿禁中，面對喻旨草麻。文昭力辭，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揮麈前錄

姑蘇守臣進蟹，應制程奎草批答云：「新酒菊花天，惟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令陳藏一擬聞。先臣援筆立成，略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文在中而橫行之象也。」上乃悅。隨隱漫錄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告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仇池筆記

呂丞相端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略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丁晉公談錄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尙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孥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尙書云：『不用命，戮於社。』又云：『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同上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輒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旣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諂交軾轍。」

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可談

錢遜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旣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尙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夔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同上

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啓事。溢美大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腴悅而極工巧。拘平仄而促對偶。無復體製。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創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千。漁人不堪命。遂渡北兵入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畫錦爲榮。入趨延英之召。亟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粒一作數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宏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天保采微。寧厲脩政懷遠。

人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尙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迪予欲康庶事。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耆俊。毋煩訓詞細觀。此制詞情懇到。句語坦明。不獨平側對偶。真得制誥體。魯齋乃容齋先生嫡派。然前輩四六多喜堆故事。如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

見離堆之利渡波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

坡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敷暢

清夜錄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卽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唐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萬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萬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萬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答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

東觀餘論

右宋輕鐘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輕鐘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輕之器於受命之邦卽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卽取以爲鐘法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顥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輕卽古文莖繇帝顥而後歷帝譽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特五英六輕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

同上

童貫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愧於衆論二月丁酉鎮院進司徒易鎮臨洮而已少蘊恆勉奉詔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諷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

故事爲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其末云若古有訓位惟能德因敵以威懷於以制四裔之命賞厭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尙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厭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釀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頗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於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程史

紹興己未金人歸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門一作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

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金以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敵也以孽子嬉及其黨程克俊補慤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同上

淳祐癸卯長至雷三學生上書攻史嵩之明年徐霖伏闕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父彌忠殂于家不卽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嵩之起復右丞相於是三學生復上書將作監徐元杰少監史季溫右史韓祥皆有疏言其不可及丙午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日除職與宮觀于是臺臣章炎李昴英及學校皆有書疏交攻之御筆始有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許令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繳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旣非職名又非階位不知合于何官職下許令休致議者乃以克莊欲陰爲之地章李

二臺臣因再攻嵩之并克莊劾去之。克莊自辨云：臘月二十二夜丞相傳旨草制次日具稿。又次日被論竟莫知爲何罪也。罷制中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衆得而食諸霜露旣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獨知之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然竟別命詞焉。癸辛雜識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越日董槐上疏乞於嵩之致仕指揮之下明示以不復圖任之意御批決不復用林存當制有云高尙不事王侯朕每嘉於雅志忠愛不忘畝畝爾毋有於遐心公論復以爲未然。同上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

一作兼領宮觀

王

文恭爲內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邦閒館珍臺獨揖浮邱之袂顧文恭笑曰此句甚熟想備下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公丐去卽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揮塵餘話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復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謹次必有所含羣公大以聳服。同上

紹興二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略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

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丁卯歲啓上詔毀宰執拜罷錄謂載訓詞也 指塵後錄

外祖曾空青知信州日曾辨宣仁聖烈誣謗首尾甚詳言先臣極論哲宗洞照謬妄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於珪責詞猶用先臣之言內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閒隙哲宗至再三稱善 指塵三錄

劉廷開封人思陵中興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北庭召對稱旨自韋布授京秩供侍從以行復命有旨擢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之嶮岨命分憂於凋郡併進直於清班 指塵

三錄

乾道六年初議於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道之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寶蓋取文義之順耳將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太宗女申國大長公主諡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一字宰執云詔書光明而後慈蓋一作默定也 玉堂雜記

上於文字尤欲得體一覽便見是非必大草太上辭尊號第一誥其末云怡神閒燕何力之有上曰此雖道太上語畢竟自此起草送去何力之句不能無嫌必大遂改作無累於物蓋上用意至到如此 同上

案文以識爲主所謂辭尙體要也孝宗一語出益公上遠矣非天授乎

淳熙二年六月禮部太常寺申來年上皇帝當慶七十欲加上尊號先次討論九月乙未葉丞相龍龔參首招予及學士王季海共議然後定爲性仁誠德經武緯文遂草宣布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稱獎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口不能爲真大手筆也

英宗謂輔臣學士

同上

大禮降御劄旣云劄示則當親筆付外近歲同常詔從院吏寫本行出未知中朝舊事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草其間云乾清坤寧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上改作農扈屢豐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載淳玉卮每奉於親闈美化遂刑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

同上

己亥三月下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九月二十六日受誓戒丙寅大雨丁卯鎖院草赦戊辰百執事冒雨請皇帝致齋己巳上乘道遙車朝獻景靈宮入太廟宿齋四日之間雨晝夜傾注通衛殆如溪澗黃昏雨驟止庚午昧爽駕來登輅必大執綏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情熙然赦書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似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於素可舉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必大復草趙相制云裸將太宮霖潦驟霽陟恪太寢月華正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

治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爲相也。同上

淳熙丙申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歷日詔書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案故事其王初立卽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安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予適當制其云卽樂國以肇封旣從世襲極眞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大中祥符李公蘊傳子德政孫日尊卒乾德嗣卒陽煥嗣卒天祚嗣卒龍翰嗣制云乃眷一邦茲傳七世自公蘊言之也。同上

監察御史王公綸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卽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爲榮尋卒官予嘗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歲以幾希贈官制云古所謂鄉先生者歿則祭於社而後世良二千石民亦奉嘗之爾於二者蓋兼之皆紀實也。同上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籙一作歷於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

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後山詩話

則天朝吉頃爲相州刺史迎中宗興復唐室頃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圮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大唐新語

盧懷慎范陽人清儉廉約及秉鈞衡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元宗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訏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隣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竊金非寶然妻孥貧窶擔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制蘇頌爲之碑仍御書焉子變以清白稱一作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元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爲嶺南太守貪吏歛跡人庶愛之

大唐新語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之詩中宗手勅批曰平一生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葉之先開訝黃鸝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

景龍文館記

自回鶻至塞上韻夏斯入貢每有詔勅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通鑑

陶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

東軒筆錄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一作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尙在左

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慚然而去同上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謔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爲是也同上

真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誅丁謂曹利用等于是李迪楊億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詔命使楊億爲之會萊公因醉漏言晉公利用謀白太后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天下冤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敍本末仁宗感歎再三贈億禮部尚書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闡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同上

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爲樞密其弟公著除御

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選用尙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遂乞罷樞密

同上

劉攽王介同爲開封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字字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攽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御史張戢程灝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罰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攽也謝表略曰彊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此也 同上

上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轍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宮觀旋以臺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疏伏見呂惠卿懷張湯之巧詐挾盧杞之奸凶當追削官爵投畀四裔疏奏貶惠卿爲團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爲舍人行其詞曰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稽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詔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丸始以帝堯之仁 一作心

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責之輔郡止宜改過稍畀重權復陳固上之言繼有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藉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灑流 一作涕何追逮余殘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

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汗渙之文止爲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國有常憲朕不敢恕可責授云云同上

王元之在滁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襄者最著名留數月而去元之爲買馬辦裝後有劾其虧貲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却李繼遷事例者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簽書送元之却之不受故也蔡寬夫詩話

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贈官制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概激壯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瀶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淹霧墮薰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渴爾雖死可不朽矣鵝林玉露

王希夷徐州人隱於嵩山元宗東封勅州縣禮致時年已九十六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去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岳展禮側席旌賢貢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迹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愈一作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大唐新語

真德秀草招安湖南草寇詔曰自有天下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岷岡

之火亦豈余心上稱其得體姚述勅祭閻妃文五雲縹緲誰扣玉局上怒曰朕雖不善不如明皇之甚也先臣陳藏一承旨令述太乙宮明禋祈晴設青醮詞云我將我享爰有事於明堂載禱載祈肅致誠於楚帝上自改爲上帝楚邦昌逆號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謹

隨隱漫錄

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敕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視之不悅

復齋漫錄

廣州節度使紇干衆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祕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旣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

東觀奏記

武昌節度使苗

名與庭裕家諱同

責從

一作同

子嚴不避馬擒至幕笞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

馬雖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此爲清議所薄

同上

豫字子全幼嗜學能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爲翰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土戎事稍繁會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豫獨制一日近草詔百函筆不停綴詞理精當夜艾帝復詔至御前令草諭天下制豫濡毫抒思頃刻而告就遲明詔對帝大嘉賞因而面賜金紫之服豫以文字受知不數年卒至大用其告諭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於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宏景業憂勤戒惕

四載於茲。每念河湟土疆。綿瓦遐闊。天寶末。西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遂縱甲兵。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卿士獻能。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舊疆爲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棘而刁斗夜嚴。出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貴。劉瑑碑

四六叢話卷七

制勅詔冊四二

周茂振制詞雖規模小不甚渾灑然皆不苟篇篇運思皆工。

潤泉日記

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王朔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頵漢朔書夏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擿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容齋四筆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歛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卽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毖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士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版徙之善郡不貲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曰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恥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

同上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

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受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輒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霪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一作擁一作譏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尙爲優渥可依前尙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同上

唐昭宗出幸華州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樸才如謝安連日召見樸有口辯上悅之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傅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猶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佇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余勤求朱樸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偓之兄樸爲相半年而罷後貶柳州司戶參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能治國冒半歲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力唯辱中台頗興羣論

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拔樸於庶僚中位諸公衰以今觀之適足貽後人譏笑容齋續筆長春真人邱處機金主召不起己卯居萊州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遣近侍手詔致聘庚辰二月至燕真人進表陳情復奉勅旨成吉思皇帝勅真人邱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元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興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朕以遠方不順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旣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遊化流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匪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

輟耕錄

慈明楊太后入慈福宮爲樂部頭方十歲憲聖尤愛之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服后服爲戲因譖之后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待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

齊東野語

宰相朱倬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巖爲守以求入爲禱及將內禪陳康伯奏書詔方冗翰林獨員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惡非己出不可上卒召遵時競傳覃靄在學生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旣蔭補矣頗欲並緣在學人例竄名其間張震真父廉得有事疏中言之遂罷相景巖適當制有云爲君子邦家之基曾

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疇庸。

同上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廬市質明爲主人灑掃門宇。洗滌盈盃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同上。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厥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厥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此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辯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思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不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故敢援此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會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續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續。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

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諾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形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辰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先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謀旣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云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小大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厥中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辯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同上

曲端死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有叛去者尋詔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讒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又詔諡端壯愍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案讀此二制張魏同上

公殆難爲情矣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太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興方適。已遂挂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於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寢躋膾仕。功名已老。蕭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慨歎。二疏旣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去。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浩然齋雅談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意也。若駢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爲粉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粉爹。益可怪。同上

王珪行郝質殿巖制云。曾無夜鑿之譁。自得剛牙之重。周禮地官。凡軍旅夜鼓鑿。千歷切注云。戒守鼓也。同上

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封爲福國長公主。下降駢馬都尉高世榮。汪淳溪當制云。趙城方急。魯元嘗困於車駢。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繼。可爲善用事。同上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鼃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

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草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何施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野老紀聞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錢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蔡元長作聞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同上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彌彥博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人一作古者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歸田錄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仁宗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同上

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己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考之乃薦呂臣非楚得臣也又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於求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鹽驅聞評

歐陽文忠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巡院。張懼罪。且圖自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判官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用張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取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願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傅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一作私密者 跡其阿比之意。一作實 尚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荊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

默記

顯應觀記。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仁宗實

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有管惠民爲立祠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

政憲集

題仁宗賜恤刑勅書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治於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喝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旣臨溽暑方甚睠茲繩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固圉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四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繩縛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贏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

同上

婁公神道碑九月明堂爲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袁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旣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強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敍四說以進懇請不已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同上

周益公碑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驥爲介御札生辰使兼齋國書一封理會受

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祕殿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

同上

王魯公淮行狀公特進左丞相封冀國公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

同上

北海文集序曰北海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同上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勳臣旣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疑以爾修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閒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惑清波雜志

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風雷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載於訓詞以昭示懲勸某除名官若其人非素所與者必微寓詆誚於一二字中審其人不能曷不尋繳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

同上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案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楊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此遂召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遞宿然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殆後世公議非褒詔也

益公題跋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

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案此三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云。故世以公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在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爲法也。同上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博士學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東坡志林

姚寬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侍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

姚氏殘語

荆公與呂申公素厚。薦申公爲中丞。以爲有八元八凱之風。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法。數爲執事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陽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性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斥。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髯誤以爲申公也。

同上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荊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荊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荊公不快之。自草制詞。極於醜詆。明日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詞出於荊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臣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元祐初哲宗登極。宣仁后垂簾。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卒不起。
同上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余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同上

元祐垂簾。元日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賀禮。宣仁謙讓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後。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
石林燕語真宗景德中。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爲殊寵。三十年閒除三人。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爲翰林學士。三爲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爲九也。
同上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旣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同上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爲一制。其辭曰。或病告未寧。或勤勞可睠。時南郊畢。質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同上

天聖末。詔卽河南永安縣。訾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訾王山爲鳳臺山。蘇子瞻山陵曲赦云。敞鳳臺之仙宇。繫龜洛之神。一作仁祠鳳臺以山名也。同上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於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耆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請者頗難。同上

陳恭公初相。張安道爲學士。仁宗召至幄殿面諭曰。善爲草麻詞。無使外人得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功。朕躬上覽稱善。乃恭公薨。墓碑未立。時論者猶未一上賜額曰。襄忠之碑。特命安道爲之。故安道首言襄忠碑者。皇帝神筆。表揚故相岐國公執中之忠烈也。於是遂無議之者。同上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亹亹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間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鶴林玉露

周益公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

同上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曰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某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抱

一作挺伊尹佐王

之略用經句而妥帖然過諛失體勳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

一作欲違

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同上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卽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襯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端平初患代言乏人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

同上

秦檜在相位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喜卽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裏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尙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子尙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魯君誤國其可赦乎 同上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許詔云惟汝一德旣咨裴度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曰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曰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旣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尙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若一作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同上

四六叢話卷八

制勅詔冊四三

古者以右爲尊。左次之。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爲上。其來久矣。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我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同上

野客叢書

楊邦乂忠襄公吉水人。建炎三年除建康倅。建康陷不降遇害。贈直祕閣。立廟建康。告詞略曰。懦夫偷生。名不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稟質剛方。值時艱厄。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云云。紹興七年加褒贈徵制。告詞略曰。故忠襄公云云。方戎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旣屈膝。脅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衆。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絕音。死而後已。朕方規復土宇。進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汝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凜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卹。念未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其隨會之與歸。千

戴猶生歎相如之不泯 宋名臣言行錄

錢若水爲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

金坡 同上

遺事

張燉忠定公謁世將於河池。共議邊計。且言和尚原最爲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今諸軍戍陝西。饋餉雖寬。如緩急何。宜斂兵避蜀口。仍乞錢五百緡爲儲峙。世將皆奏行之。公以十年春至益。與世將尺牘交馳。講畫素定。是夏敵果敗盟。窺蜀。吳璘及楊政郭浩大破之。俘獲萬計。其後公除西府。蜀人唐文若草制曰。保蜀之功。著龜先見。蓋謂此也。

同上

綦密禮字叔厚。建炎戊申。宰邵州邵陽道州。倅俱不就。召試政事堂。頃刻爲制誥三篇。辭翰奇偉。上亟歎其能。駕幸平江。有旨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公禮當行詞。推上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具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尙寒。同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比吏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爲鄒草制。良可喜也。

同上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皇。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

去遂除知紹興。同上

司馬溫國文正公文詞深醇。有西漢風。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同上

東萊先生曰。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體。但觀前人之詔。自可見。辭學指南

制破題四句。或兼說新舊官。或只說新官。如自資政殿學士提舉宮觀建節。上兩句說提舉宮觀。下兩句說建節。此兼說新舊官也。若四句只大概說屏藩方面之意。此只說新官也。其四句下散語。須敍自舊官遷新官之意。如眷時舊德。肅侍燕朝之類。同上

制頭四句。能包盡題意。爲佳。如題目有檢校少保。又有儀同三司。又換節。又帶軍職。又作帥。四句中能包括盡此數件是也。若鋪排不盡。則當擇題中體面重者說。其餘輕者。於散語中說。亦無害。輕者如軍職。三司是也。制起須用四六聯。不可用七字。同上

制頭四句。說除授之職。其下散語一段。略說除授之意。文臣自內出。則說均勞佚之意。武臣宿衛。則說忠孝拱扈之意。換鎮。則說易地之意。其餘可以類推。然只是大概說意。不須太說得深。謂如資政侍讀。除河東經略。建節制。散語云。眷軍民之重寄。須文武之全才。輒從鳴玉之近班。昭示擁旄之異數。式敷渙號。誕

告明廷是也。又如熙河帥除檢校少保易節制云。乃眷戎昭之大。有嘉邊最之優。宜增重其事權。用疏榮於國典。貢我明命。敷於治朝。是也。若詠狀太深。則與後面相亂。成重疊矣。

同上

制頭四句。四六一聯。散語四句或六句。不須用聯。具官某一段頤德。先須看題。

文臣專用文臣語。武臣宗室專用武臣宗室語。不可互用。非堯舜不陳。安社稷

爲悅。惟文臣可用。甘陳兼六郡之良飛羽號。萬人之敵。惟武臣可用。天潢濬源。大雅不羣之類。惟宗室可用。先大概說兩句。

然後子細形容。如沈毅而膚敏。端方而裕和。敏識造微。懿文貫道。風力肅明。器資魁傑。是也不可便使事。引古人比喻之類。

一段說舊官。

所謂敍舊官者。非止敍前任也。先略說履歷。不可指定官名。但隨文

武官泛說數句。然後說前任。如自資政侍讀建節資政侍讀是前任。一段說新官。於戲用一聯。或引故事。或說大意。

如太尉制說禮樂而敦詩書。旣備元戎之選。戢干戈而橐弓矢。無忘懿德之求。此大意也。引故事如將帥題說方叔召虎。藩鎮題說召伯。韓侯申伯之類。後面或四句散語。或止用兩句散語。結不須更作聯。恐冗。

同上

略舉此一篇爲準。其餘皆當然。

破題。總徒兵於千列。中間資漢人之技。莫如用步之強。戒詞用荀吳崇卒之智。經史

中步兵事殊少。如李陵步卒之類。又不可用。只有徒兵。左傳步騎。晁錯崇卒。左傳等事。顯煥人所共知。徒兵字

尤雅。故用於破題。此三處安頓皆適宜。可以爲法。向時試馬軍帥制。用萬騎於破題。用羽林元武於中間。

用羣騎事於戒詞。正倣此也。蓋馬軍體字。有騎兵、騎旅、驍騎、勁騎、駿騎等。皆不如萬騎雅馴。又天子千乘萬騎。便見得侍衛之帥。羽林是漢之騎兵。事見後漢百官志。元武屯營是唐之騎兵。事見唐兵志。皆是天子宿衛之兵。惟羣

騶是諸侯事故用之未聯上既有整六師以脩戎則下一邊雖諸侯事無害同時試者蓋有使用六騶羣騶於破題此大不可也

同上

見行程文爲格外更將前輩制詞如張樂全、王荊公、岐公、元厚之、東坡、潁濱、曾曲阜、王初寮、汪龍溪、綦北海、周益公所作。裒集熟讀，則下筆自中程度矣。然場屋擬制與揚庭之文又不同，須全依定格。後村聞之西山曰某掌制

每覽文思遲滯卽看

同上

東坡汗漫則看曲阜

同上

西山先生曰：前輩制詞惟王初寮、汪龍溪、周益公最爲可法。蓋其體格與場屋之文相近故也。其他如王荊公、岐公、元章、翟忠惠、綦北海之文亦須編。玉堂集自建炎至淳熙制詞具備，亦用詳看。蓋凡用事造語，皆當祖述故也。官制本末不可不精考，且以三衙論之。要見置於何時，與夫制度之沿革、名號之更改，悉用究知。此草制之大綱也。地理不過九域志通典官制不過職官分紀併

同上

他書可用者亦須隨事編入此工夫之最急者。

謝景思曰：開寶幸西京詔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不以蓬豆有楚對黍稷非馨時人許其翦裁起

句云定鼎洛邑岱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

同上

制辭須用典重之語，仍須多用詩書中語言及擇漢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晉宋閒語及詩中語不典者不可用。詩語雖不可用亦有可用者如杜詩特進羣公表制用羣公表亦無害魏晉以來文史中語閒有似經語者亦可於制中用但其閒名臣非人所共知者不必稱引以爲故事

同上

作制只讀今時程文，則或委靡專學前輩文字，則或不合今之體制。要當用今體製，閒取古人屬對親切。

衆所易見者。依倣之可也。同上

野處洪公贊所業書曰。昔丁文簡公未遇之日。手其所爲制誥一編。贊諸王公大人之門。人見者皆非之。丁獨毅然不顧曰。異日當有知我者。其後直掖垣登玉堂。以至政地。而昔日所爲文。始盡得施用。有志者事之竟成如此。同上

謝景思曰。林適召試除節度使制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謹德。有嚴有翼而共武爾。無替於懋功。同上

倪正父曰。文章以體制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體制。龍溪益公號爲得體制。然其間猶有非君所以告臣人或得以指其瑕者。如伊如周。雖是人臣。以所行非人臣常事。便不敢援引。王次春同上

應詞科所撰制詞。謂皇叔祖爲考前朝之叔父。考官傳以爲笑。

朱文公曰。范淳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沖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卻不能及。同上

王器之京東淮東宣撫制戒詞云。沿於江而達泗。朕方恢禹之九州。率彼浦以省徐。爾尚勉周之三事。同上

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粹純。王禹玉溫潤典裁。元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同上

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爲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制書次焉。

其文曰制
詔三公

顏師古謂爲制度之命。唐王言

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篇。

又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唐傳詩賦。白居易入翰林以所試制加段祐。兵部尚書領涇州韓偓

試武臣授東川節度制。此試制之始也。

舍人不試多自學士遷。入翰林以所試制加段祐。兵部尚書領涇州韓偓

制用四六。以便宣讀。皇朝知制誥。

元豐改中書舍人

召試中書。而後除不試。

號爲異禮。所以試者觀其敏也。

試制詔三篇。宰相俟納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日方下勅。

限二百字以上成。學士

制

百五十字以上成。學士

詔。不試率自知制誥遷。此科所試文體略同。

制

呈。周益公所謂試言雖附於春官。擬制實關於睿覽。

凡命宰相三公三少節度使則用制麻。樞密使亦如之。后妃東宮親王公主不以命題。

同上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一德。於今三年。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有能奮庸爰立。作相經營。四方飲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勢。所以不覺。

同上

水心曰。荆公取經史語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自此後進相率效之。

白樂天裏類制詞事語爲。同上制林一卷。以備撰述之用。

周官御史掌贊書注云。若今尙書作詔文。秦改令爲詔。漢下書有四。三曰詔書。

其文曰有告某官。詔勅某官

唐貞觀末。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此試詔之始也。其後學士試批答。皇朝西掖初除試詔。紹聖試格。止曰

誠諭如近體誠諭風俗或百官之類紹興改爲詔。

唐封敖作慰邊將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賜李德裕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李德裕草詔賜王元達何宏敬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

之勢皆切中事情本朝錢若水草賜趙保忠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

同上

首鼠之兩端注彥章草賜高麗詔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漢闕而謝質非用前規

同上

兩漢詔中語如吏獨安取此皆秉德以陪朕之類當勾抹出規倣之。

李漢老曰兩漢詔令溫厚 同上
雅馴或人主自親其文

西山先生曰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冊。

朱文公曰三代訓誥誓命 同上
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

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爾雅可爲代言之法。

南豐曰漢詔令典正謹嚴尙爲近古唐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爲訓詞其文未有遠過人者朱文公曰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嘉祐以前文雖

拙而詞謹重所 同上

以風俗渾厚

誥告也其原起於湯誥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命康叔唐叔命以康誥唐誥漢元狩六年立三子爲王初作誥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詔中書曰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皇朝西掖初除試誥而命題亦曰制。

同上

權載之曰君陳君牙畢命問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同上

西山先生曰東坡制詞有議論荆公南豐外制佳

王子發曰南豐本法意原聯守而爲之訓敕人人不同咸有 新趣衍裕雅重自成一家 胡致堂曰辭貴簡嚴體歸典重

崔羣傳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

度使臣起制草。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唐書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旣就館。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詞曰。今王諸子。性於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頗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尙勉之哉。聞見前錄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惟有五字表。魏志。若璩案本出新頌世語。司馬景王命

新頌世語

司馬景王命

困學紀聞

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此。同上
張文定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同上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尙朝夕以交修。予尤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於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同上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

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同上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同上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同上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同上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擿其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同上

鄭安晚再相若璩案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草制云彥傳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同上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頤牧而

能用其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同上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

二老杜衍任布四臣

韓富文曾同上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同上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禹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同上

寧_{若璩案寧當作壽下同}皇服藥赦文陳_{案陳當作倪}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奉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同上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於殳浙伯興敢忘稽首有若號叔閼天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殳浙伯興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閼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同上

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

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旣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倣其意。

同上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

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同上

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臣

劉昫舊唐書。若璩案。史臣謂

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同上

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於泰山。玉牒文曰。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祀。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天。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卓異記

王勃傳。勃兄勲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勲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唐書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入翰林。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惟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

談

苑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

進呈壽皇披閱至再卽宣慰益公楊之文太聲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貴耳集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柏梁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困學紀聞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同上

余向從汗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惟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三千戶錢鏐朕聞銘鄧隱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懿式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跡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肅清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氣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旗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如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鄉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賚券中使則焦楚鍾也。楓窗小牘

頃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

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協於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懿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賢黻冕輶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爲異數尤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琢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嶽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迪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同上

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脣吻人罕測其心與范諷同年素爲諷所薄及龐籍訟諷諷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其詞籍誥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余不忘矣蓋指諷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儒林公議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於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

殺婦者並以凡人論 楓窗小牘

周益公曰韓退之崔羣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於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凡命版曹何嘗不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二字終之深合經旨

辭學指南

封赦傳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敷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以宮錦

舊唐書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爲邃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叔草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

張公所作詔曰迺規層宇遂在西清悅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春明退朝錄

陳搏能爲詩隱居華山世宗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搏朕以汝高謝人寰棲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旣不屈於王侯遂隱居於巖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今返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卽學士陶穀之詞也

五代史補

真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琪深贊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

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湘山野錄

本朝之制。凡需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爲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詔書之名。余案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

春明退朝錄

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歲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

鶴林玉露

四六叢話卷九

制勅詔冊四

四

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峯蓋葬師云負重則行遠也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責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

入蜀記

熙陵卽祚之踰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酌中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也珂案太宗初諱上字與藝祖聯稱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旣膺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詔旨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

愧鄰錄

憲聖旣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爲臨奠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曰雖喪紀自行於宮中然禮文難示於天下蓋攻媿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

四朝聞見錄

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歿司幽府案

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梁溪漫志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素奇之景德中冀公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略許之真宗召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喜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宜旌勸

獨醒雜志

顯仁太后龍輶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預恐風濤爲孽遙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篙御旣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旣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旣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綏

予四方之民以緜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於舊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

四朝聞見錄

烈祖受禪兩江土寓比諸侯最廣兵力雄盛氣可以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讌中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

鈞礪立談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射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洎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吳景靈懼罹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

江南餘載

君臣事蹟屏風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蹟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

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編。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僚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編。而末年用皇甫鏞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答齋隨筆

跋趙忠定公家書。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聞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咷眷懷。尤幸輿望朕惟不膠者。卓惟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閒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綺。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旣幸輿望。殊咷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其語也。攻媿集

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耋杖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

餘七十匍匐壁壘見我義旗懼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賙其養節級並如前授

創業起居注

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於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來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竈就人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解巾負茲羈鞬雖欲勿用重違其請並依前授

同上

甲子舍於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攜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役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驥爭求立效糜之好爵以永今朝

同上

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勳階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觀後學者

野客叢書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何以詒謀立教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祇邇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寵其著於今珂謹案典故凡建閣

降詔必著閣之所以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真宗仁宗在御時所建固無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詔有曰真宗皇帝燁赤景炎丕隆寶構凡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禁檻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遺文細軸寶函未終潘錄白雲紫氣遽遂上賓今告畢又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於詔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詔曰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事天治人彰善瘅惡訓迪在位攘卻四夷號令指揮若揭日月蓋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終始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其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徽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羲圖之祕謨新禹蹟之承蔽之一言皆可卽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之詞臣述作之末工及考趙彥衛雲麓漫鈔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於兩階七句有苗格以寓譏諷其刻薄而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再三反覆互考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愧

褒美云。雞樹之徒老風煙。鳳池之空淹歲月。詰旦將宣麻。案出忽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輒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卽放下未出。卽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

續定命錄

天聖中毛應佺守寶州。朝廷賜衣勅書云。勅毛應佺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錦旋襯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勅書亦且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四朝聞見錄

諫議大夫李沐誣趙不軌。韓侂胄實嗾之。李爲韓姪婿。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啗之。以美官詞曰。屈釐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呵而寘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已。與外欲生事強鄰。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聖人又藉之以堅和盟書所載。不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侮兵云。

同上

真文忠公當制除吳環一作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弟。又號勳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劄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編二句云。今

其往矣。寧不靈然以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畫字爲惄。文忠親出示子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畫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同上

陳東歐陽澈。

原注先贈朝奉郎祕閣修撰。

當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已。

陰用上手批寘二子於法。予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整整。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知頃卽受戮。略無慘戚戰慄之意。一作狀 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

詔自責。時大臣蓋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汚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

原注用出處

落職制。其略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爲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臣。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於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汚殺士之名。仰觀君親。何施面目。

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顥攻汪黃爲黃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倘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同上

朱文公自長沙召入蔡元定勸其早歸居頃

一作未去頃

予郡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

草制詞云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噫厭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誚同上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

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巧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

下出國門罷韓侂胄麻制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於免冊庸敷告於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勳門寢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雪服勞王家言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鹽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歡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曾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旣無半策得君專

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今尙處以廟堂。何以遂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尙自圖於終吉往哉。一作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巖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

舊闕

其

一作

祇

茲

謂

優容

可罷

平章

軍

國

事

君

所冀

贊襄

之益

朋姦

罔上

乃辜

委寄

之隆

殊咈

巖瞻

宜從

策免

特進

右丞相

兼樞密使

秦國公

陳

某起。舊闕 同上

云云

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謇諤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靜。一作盡而行且勿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輕啓於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竭於糧餉。邊城瘠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存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尙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同上

初蘇師旦本平江書吏。韓氏爲戎副。一作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實爲腹心。侂胄欲使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草制。時祕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見

命吾惟有去而已。御史探權相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峴知泉州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

一作臣

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

學士院賜詔其略曰：衆怒翼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

疑脫案齊東野語云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械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彥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訛佞云云則當日不肯草麻

之日制詞真文忠所爲也。

不獨峴同上

一人也。

翁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僞楚張邦昌僭帝號。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密視，遂答邦昌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盼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乃請貶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萬見公於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寢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爲李丞相綱姻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旣罷政，浮溪汪氏行制醜詆李公，目爲羣小之宗。至行翁詞，亦謂汝本茶山驅僧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駕僧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遙，浮溪汪氏本爲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疑爲翁所譖，故極力誚之。

江南餘載

元厚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爲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

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四六話

神宗友愛嘉政二王不許出閣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王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其承長樂之顏同上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達趙高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敕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同上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旣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文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旣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同上

錢塘知縣程松遷諫議大夫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曰柰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常達鈞聽耳後貶官責詞有處汚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此也慶元黨禁

先子嘗言王荊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於聖原貴名薄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溫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閒若

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二句乃能真道荆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同上

鄧左轄溫伯二人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唯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唯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縣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同上

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虔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垂光紫庭襲喻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同上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事也此四六正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嶽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袞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袞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同上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

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卿溫伯行制其末云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性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同上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曰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發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於泰陵則陛下今日安能輕改四六談塵

相元中宣和閒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德又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王雲子飛早有文名之官豫章元中當外制其謝表云洵鯨波之再涉偶遂生還恍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也敢期文陞之一登所望修門之重入同上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讟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慮屢驚馬尾之書同上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同上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慎德有嚴有翼而共武爾無忝於懋功同上

先公除翰林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同上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又朕之乳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而草云早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同上

宣和內禪王循德爲承旨。當草赦事出倉卒。云紹二百年之祈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渺躬。嗣膺神器。永念繼承之重。懼及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同上

常子正同作任公甫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迨聞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對似少偏。同上

汪彥章草赦書敍軍興征歛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余獲已。老學庵筆記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璧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讎。累詞殆將數百。予侍叔父貢士詠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摹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乎。已而兵果大敗。金因亦有詔詆韓侂胄云蠢爾殘昏巨述此句疑有脫文。轍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

朝七十年之盟好驅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旣逆謀此宜順動尙期決戰。同享升平 四朝聞見錄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續嗣丕基眷命歷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輶由俸祿恭備貢輸遙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真廟

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老學

筆記

敕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隨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

東觀春記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正觀。聞或曰。取其不蠶也。紙以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爲辨。號爲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敕。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

石林燕語

盛度錢氏婿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入也。惟演建言一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女。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

東坡志林



大理府茶產自山深水深起
那木山茶日產茶葉廿四印
庚午年正月廿四日